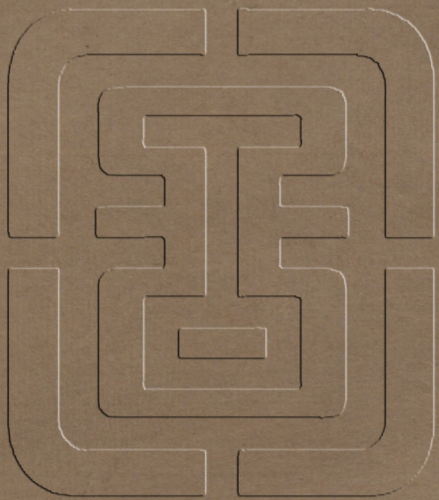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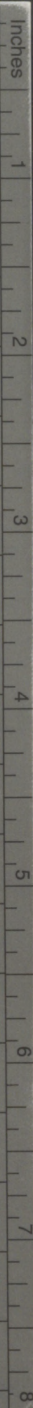


1387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

一一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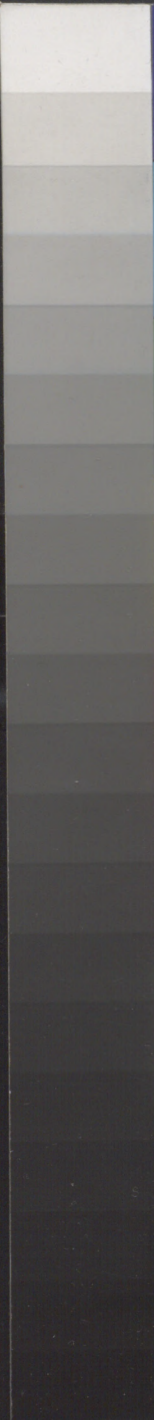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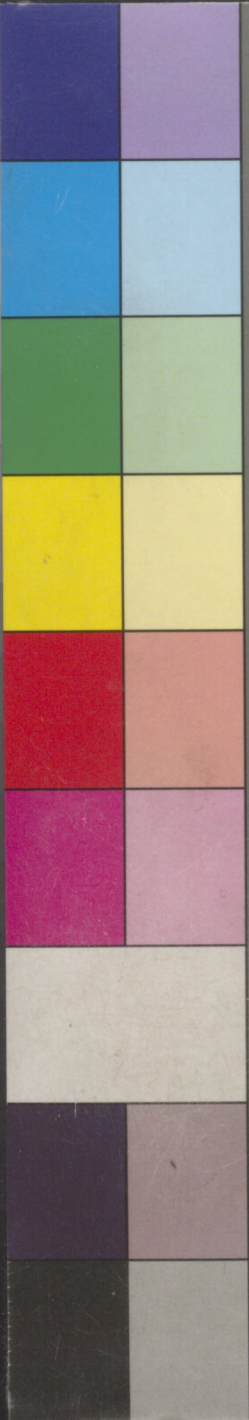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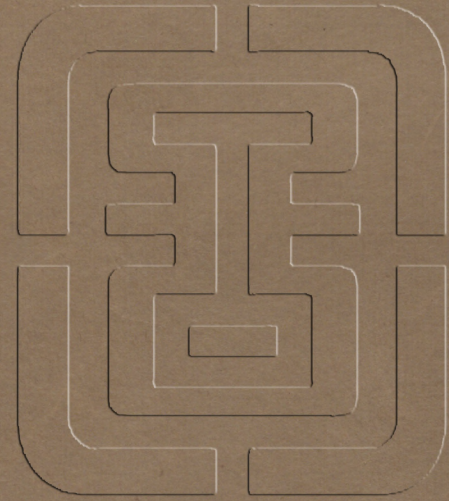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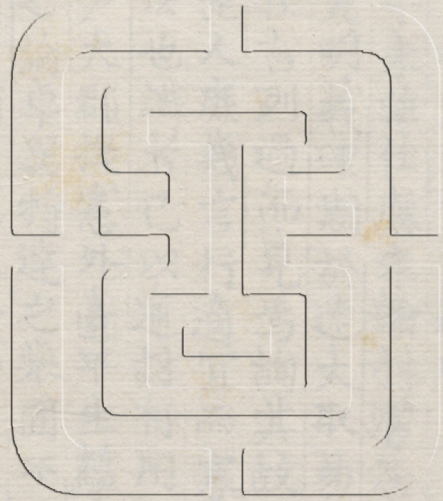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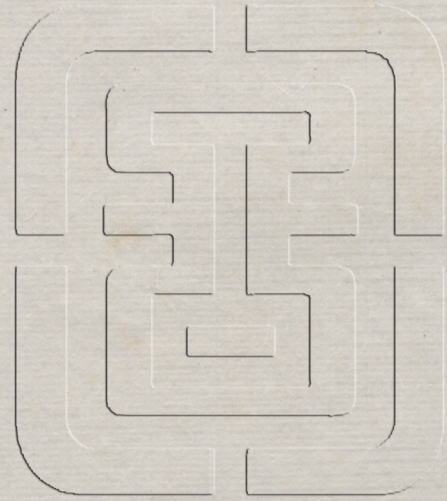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三

序

紫山先生易直解序

紫山胡公年未強仕應奉翰林潔居官舍者幾十載
致力讀書究明義理期於遠大取易卦辭徧書屋壁
時不肖忝在言列過而見焉詢其故曰吾朝夕洗心
將範模四聖人庶幾言行適宜而寡尤悔焉非特說
夫言竒而法也識者已以通材有用許之尔後即地官
佐省幕總尹大郡提憲外臺平生蘊藉見諸施設其
至公正大之論卓異特達之舉固不可枚數要之神
吾志行吾道不阿合取容於時不俯仰勉從於衆可
行即行不可即止又其晚節脫屣軒冕笑傲林泉進



退兩間知命隨時從容中道蓋棺論定皆曰紫山曠
達英邁士也猶驗疇昔論其得於易者為多初不知
其有所著述公沒之三載嗣子伯馳携所著易解懇
題其端公與僕自弱冠定交氣義契合互為知己今
雖衰懶撫其遺書忍無一言發越潛輝夫易聖人憂
世書也純粹精深通貫三才理包萬彙其用必須見
於開物成務之實然通其變必當達其辭達其辭欲
見諸用者不於先覺躬行踐履之實跡而取法焉未
見能造其突奧也昔宋名儒劉斯立作學易堂記但
序日用常行事而曰余學易矣論者以為得體况紫
山踐履工夫形諸事業復推己所得纂而成書啓迪
後人可謂得聖賢忠恕之道矣學者復能考公平昔

操履得其端倪以之尋繹隱奧妙之旨則思過半
矣大德二年冬十月八日謹序

總管范君和林遠行圖詩序

燕趙自昔多豪邁慷慨之士雖時移俗易不復於古
而海山沉雄通貫斗極鍾靈孕秀間亦見其人焉和
林迺國家興王地有峻嶺曰抗海峇班大川曰也
可莫瀾表帶盤礴據上游而建瓴中夏控右臂而扼
西域盤盤辭辭為翔土一都會然去京師數千里地
連廣漠氣肅玄真中土人間話彼間風景毛髮森豎
已不勝其凜然矣况行役於其間哉至元丙戌
詔皇孫晉王於其地建藩開府鎮護諸部燕入范
君徽卿早以湯液供奉徽卿為人讀書尚義以功名

自憲識達時務臨機果決非特以方伎進也凡侍行者三往返焉所謂沙漠寥迥風雪寒沍險阻艱辛備嘗之矣其志益厲氣益振曾無退縮顧避之私今入暫適數百里間者輒有離別可伶之容抱彼入直省署彷徨顧妻子語刺刺不能休較以徽卿之事非豪邁慷慨者乎宜遂雅志擬美仕而收功於築籠者不止邯鄲故步也友生尚樂長段鼎臣壯夫為人擊節嘆賞之不足復持所繪遠行圖將求名公歌詠庸彰其名譽屬序其端予謂徽卿志行固可振衰激懦為臣子忠勤之勸復欲形諸歌詠庶有聞風而興起者焉大德二年十二月臘日序

易齋詩序

予往歲需命延芳東旋識供奉姚君於稠人中儀觀秀偉襟量伉朗及聽其談論灑灑有斷決固疑其非建除流也舜卿河東人少博學越法家為顯門嘗從事憲司以平反稱用薦來京師當涂者將覲之秋官司平既而侍從官有以善占筮聞者一日緹騎到門以所詢上對多徵驗中事幾由是待

詔金馬曰奉恩味者盖有年于茲四方稽疑問計者須以正理示之曰人事順著蔡不吾戾也皆知所止而去然舜卿姿耿介負才氣思効用於明時者為切顧是覆逆有不屑為者足跡亦未嘗及權貴門墻求展其所蘊賢士夫歆其志尚如此樂與之遊從嚴範泉嘗題所居曰易齋率賦詩極口幽贊近持嚴翰

相過屬題其端且曰序吾平生闕下十年幸詳之過
此非所知也予告之曰昔劉斯立記學易堂但筆其
宿昔日用常行之事洗心工夫不一言及論者謂得
體蓋易之為書聖人之世為書人事作也吾用既明
道固在其中矣嗚呼舜卿胷中自然之理善學不言
之妙與斯立其亦同然者乎元貞乙未冬十月望日
序

洪洞縣王舜卿敬親堂詩卷序

昔賢論孝子之事親也務為敬愛交至恐其恃愛而怠
慢生故父子異宅而處獲慮孝愛簡而弗洽迺有問
搔痒痛之節所以廣其敬愛也然宣尼語孝之大經
以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徒能養而禮法不足又深警

於言游蓋明孝之用固有愛敬之別究其本體主一
無適與親之重事之大復何以加於敬乎予官晉府
者五年得純孝之士曰王君舜卿舜卿世居洪洞縣
東陽里自曾祖惠祖誠祖母張氏繼享遐齡子孫俱
以善事聞舜卿夙承家範復知讀書勵行增益其情
文之不足者奉其父伯玉君恪供子職謹身節用惟
恐甘旨之有闕也氣和色愉所期致志之樂也孺慕
情至洞洞屬屬如不勝而有所失由是取信於朋類
傳美於鄉閭舍田舜卿誠孝人也予嘗過其廬扁曰
敬親庸表頌德後止餘載予在翰林其友人中省東
曹掾郭文卿相過而請曰舜卿自經翰學先生題品
後信道愈篤家居教授克終孝養有司辟舉辭皆不

應邑大夫洎士之能文辭者咸歌贊之然未免為一
鄉士也不肖交寂款將求詩什於朝士庶播其清譽
幸念疇昔賜以序文予謂文卿曰河東三聖人所都
平陽寔放勳所理其至德之所感格深澤之涵濡至
今尚有存者晉卿乃晉產之良孝行既超乎流輩隱
居復求其志尚自可追遺風而厲襄俗矣昔唐董召
南隱居行義昌黎先生作詩發德宋徐仲車力學至
孝紫陽朱公特書卓行一子之名因之昭晰顧予衰
老其言豈能為人重輕哉文卿曰士志獲伸於知已
後生借重於先進此理之必然况嘗趨下風而接清
光者乎不然幽隱之士烏能名於後世邪予曰有是
哉於是乎書大德二年戊戌歲重陽前二日序

雪堂上人集類諸名公雅製序

雪堂上人禪悅餘暇樂從賢士夫游諸公亦賞其爽
朗不凡略去藩籬與同形迹以道義定交文雅相接
故凡有營建游謁或懇為紀述或贈之詩引三十年
間累至數百篇非好之篤求之切安能致多如是耶
迺自諗曰綾標玉軸藏之篋笥銀鈎翠琰列諸廊廡
焚香煮茗玩味者有時拂拭塵埃披讀者有數不若
纂為一編刊之板木用廣其傳遂詣秋澗翁以序引
為請予詰之曰夫淨屠氏一生死外形骸百年斯世
筮露起滅事業功名一歸虛寂而後已今吾輩既以
不朽計實其空無復欲申衍微義其說何居師曰在
吾教法中凡嚮善積行述贊獨為之證據今某踵厲

塔之故例續千佛之名經集群英哀衆美期欲布恒
河沙界等須彌盧共傳為無盡藏不求詞林大居士
為表暴其端倪鼓舞其宿緒是猶以明月之璧夜光
之珠無因而暗投可乎予曰有是哉昔文暢參寥子
愛仰昌黎東坡名德屢造門牆二公以墨名儒行特
與其進至贈之序贊雄深雅健與時俱新膾炙人口
由是後世知有二僧之名雪堂其亦文暢參寥子之
流與至於行業風義讀其文頌其詩自當知之茲不
復云

樂籍曹氏詩引

樂籍曹錦秀緩度清歌一日未為余壽因詢之曰汝
以故家人物才色靚麗風韻閑雅知名京華為豪貴

招致逞妙藝而在清歡日弗暇及不知何取於予而
得此哉曰妾雖不慧頗解之無猥以薄技陳述古今
興亡閨門勸戒必採窮所載記傳詩詠擬採端倪曲
盡意趣久之頗有感悟欲為效顰願乞一言為發越
俾妾姓名得見於當代名公才士題品之末庶幾接
大雅之高風一時增價飲靈芝之瑞露七竅生香不
同落花飛絮委跡於塵泥間耳先生寧無意乎曰予
少有志於時中年多故每感事興懷登高作賦以擴
其底蘊由是頗以文字知名今老矣百念灰冷有瞑
目澄心燕坐焚香而已惟集賢翰林諸名勝擅文雅
而足才情念芳温而餘蘊藉者肩相摩而踵相接也
琢肝腎而製錦綺因咳唾而成珠璣模寫鶯花之狀

形容月露之情只在揮毫之頃耳彼徃求而得之如杜秋娘之善謳金縷薛校書之秀發娥眉元相國杜樊川皆贈寄詩什語意清新膾炙人口自可因之以傳不朽尚何俟糝糠之碎簸揚於前哉曰請即書此語令妾持之以為先容扣蓬萊瀛洲之境而問津焉不以可乎

磁州采芹亭後序

采芹亭者前州倅劉藻之所建也予自壯年宦游河朔間每過滄陽更遠必趨拜揚公而去一日先生率予謁州之廟學指其廢而未理者曰此郡庠也此類池也此類之采芹故址也承平時學校之盛視數州為冠吾雖耄要當修完庶復舊觀據當時所存者雖

一瓦一石俾保之勿壞既而先生下世壬辰冬予復過滄陽所謂芹亭者巍然如翬飛翼趾宛浮波面荷香藻影曉風涼露士子游息徜徉其上沾濡芬霏歌詠思樂殆有登瀛之快已而翰屬曹生因求書其事揚公疇昔之言不覺蹶然於中雖罔及施勞使來者是心不墮寔先生有以錫之我其可不念哉先生名威字震其承安人姿剛直有文章議論少嘗以蕃兵為儒將有功西夏建元初年中書嘗召為詳定官已而言事以星變勸大臣宜解機務以避賢路不然且有大咎不取遂拂衣南歸教授鄉里壽八十終于家逮至元五年襄陽破呂文煥出降五月北覲過磁先生贈之詩云連陰六十日平地一尺水今朝與明日

林溼尚未止此者天垂戒其中有至理降將呂太尉
飯畢行欲起偶爾得會面舍館接汝爾自言鎮襄陽
於此今五紀為惜萬人命此來非為已

聖主錫深恩高爵還故里一飯尚有報盡忠從此始
余謂我國家萬方同一軌得之與不得東南一隅耳
向使君不來家歷能有幾人生苟富貴直筆一張紙
見說李陵生不若張巡死呂為之歛衽而去撫卷懷
賢豈勝感嘆若能取孟亭例祀先生於學宮俾死而
不忘儲宮祝香回洒汗而書

雪庭裕公和尚語錄序

至元丙子夏予考試河南由汝抵洛山松前勝槩盡在
目中只欠少林一遊耳東行擬取道轅轅庶饜宿願

竟以事奪不果耿耿在抱至神遊洞閣雨花繽紛恍
與真遇今年甲午冬萬壽主僧圓讓偕少林惠山耒
謁因及山中物色與向夢不少異相顧一笑乃有是
邪遂袖出一編曰先師雪庭語錄也仍合瓜前請曰
公山林清興雖未稱遂幸題辭篇端以為他日張本
寧無意乎予以事與心會似非偶然者按所具騰說
以應懇求雪庭初參万松秀公萬松得法雪岩上人
縱橫理窟深入佛海至於游戲翰墨與閑閑屏山二
居士互相贊歎為方外師友其器業槩可知已師參
禮闈十寒暑獨能秀拔叢林得根踞為奧遂出世主
奉福精藍繼應少林敷請招提禪刹号中天名勝板
蕩石增崇起廢頓還舊觀緇徒具瞻翊若海會於是

欵龍庭而振舉宗風啟五林而弘闡家教因緣會合
傾動一時以無碍妙辯現當機應身處統堂第一位
者盖有年于茲從是而觀自非克荷佛乘大異倫矣
機鋒峻整迥出物表者能如是乎今吾本已淨真如
迹空學其法者能鑽研故帙印心印所在求向上
着恐不待夜雪橫腰而悟面壁西來之意盖有之矣
吾未之識也是歲仲冬開局前三日書

孝節王氏詩卷序

傳稱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盖天道之常經
人倫之大綱也然風霜別草木之性衰俗表幽貞之
節求之于今王氏其人也父振北渡后嘗為州權司
年毫無嗣納州將劉六郎為門倩得一子甫半歲而

婿亡既而父以女年盛且無母氏議復館甥於姪聞
之跪父前而言曰家貧無嗣世之常事婦人再醮柰
名教何有誓死而已父壯其志遂寢無幾異母弟用
國俗欲行續媿王氏出好言置叔於姑前以人倫正
理折之曰寧守節而死不失節而生且天者天也天
不可逃行違神明天則罰之即欲自戕賴左右救而
免叔亦感義烈而止時劉帥歿已父世業扶踈諸子
分居其姑秦氏亦無子孤影孳孳空闈索處王氏善
組紉以供日需提挈子傑歸養秦氏以極孝恭教其
子至通習儒吏致卓有所立於是風動鄉閭義激行
路耆舊士夫交章舉保蒙 旌表門闕曰孝節王氏
之里嗚呼光顯哉及秦亡顧劉氏三代浮殯淺土子

孫游宦力不暇及遂獨營墓田經理葬具凡溝合者十餘竈鄉人來觀無不驚歎曰丈夫兒有不能辦者何賢孝如此王氏處寡四十寒暑言笑未嘗露齒素髮盈簪氣兒幽閑所謂者而益堅者也鄉里偉其徽美一日子傑來請文因此肇而序之庶幾備采管彤區明風烈者演柏舟之義云

雪庭裕和尚詩集序

禪以奧為說詩以志為言僧之以詩鳴者見於晚唐盛於前宋前賢評論固匪一致不出才清氣勝發疏筍之餘芳筍簡義深調葛藤之奧語就本法言之以心傳心推離還源在用之恒寂而已尚何文字之有然出世演法者傲悟辟迷不容忘言假借聲光發雷

音之先

雪庭

公和尚蓋亦出世演

志者也

集

詩詠及雜體等篇為三卷

首嗣

髮惠山來求予叙引以光師

行雪庭

平生然嘗聞諸友人陳節齋談師器

局磊

用見諸行事其在方外實為不

觀其

應物信手拈來吹花作霧於

憂時

判徃徃出言意之表者可謂混儒

墨為

之手段企慕高風追攀

堂惠

至元甲子冬十月廿七日秋澗老

人序

嘉善錄序

刑者成也

成而不變民之生死俗之參舒係焉故

君子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而盡心焉在唐虞三代之際風俗淳教化備已有輕重適宜欽恤哀矜之感况肺石雪冤棘林夜哭之後哉此疑獄折獄等集所由作也大都路總管府推官李君威鄉少習城旦書以儒術歸吏事復取經史子集下逮百家之說凡關於刑憲者撮其機要纂而從類先之以歷代法令輕重沿革著明其體繼之以聽斷節目之詳彰施其用凡三十二門名曰嘉善錄一日樊示秋澗翁懇題其端予雖衰耄胷中耿耿尚在士有好學而兼善者迺喜聞而樂道之自政教陵遲獄辭繁閔事至持難手有未易措者故職任推理衆為抵諱然協中輔治之具雖聖人視之為切務者孜孜焉存心而盡意可謂超

出於流俗之表矣况有致知之資居可行之職當推鞠審決之際屬類比事稽古準今融會貫通俾時有稱平不冤之譽為不難矣昔宋祥符間有獄官張慶者以矜慎自持其囚徒飲食湯藥卧具必加精潔其後子孫奕葉登第顯宦干朝論者謂慶平昔重卹獄事陰德致然况延精覃思盡心於五罰五用者哉威卿尚勉行其所學善推其所得而愛物兼善之澤詎可量邪

西巖趙君文集序

西巖趙君系出遼勳臣開府公後遭時多故家業中衰西巖崛起猷畝從龍山呂先生學金自南渡後詩學為盛其格律精嚴辭語清壯度越前宋直以唐人

為指歸逮壬辰北渡斯文命脉不絕如綫賴元李杜曹麻劉諸公為之主張學者知所適從惟虎巖龍山二公挺英邁不凡之材挾邁往凌雲之氣用所學所得偃然以風雅自居視孝協律趙渭南伯仲間也雅為中書令耶律公賓禮至令其子雙溪從之問學由是趙呂之學自為燕薊一派西巖受業適丁茲時探究其淵源沉浸乎醞郁加以立志堅篤講肄不倦宜紹傳遺緒最為知名士捐館後十五年子天民携所述西巖集見示求引其端廼為之說曰文章天下之公器與造化者爭衡為之甚難故得其正傳者亦不多見豈非天之降才不易而人之器識亦有限量邪惟就其村地所至學問能就以自得有用為主儘名家

而傳不朽若必曰須撐霆裂月碎破陣敵穿穴險固者方可為之則後生晚學不復敢下筆矣如西巖之氣淳而學古材清而辭麗自足以掩平生之底蘊為後進之規模異時有大辭伯出如王臨川元新興慕李唐之英華續中州之元氣序文章之宗派者則於是集恐亦有所取焉

遺安郭先生文集引

闕輔天下形勝地有終南太華洪河涇渭為之襟帶姬周之所積累漢唐之所經營雖時異事改彼忠厚雄傑之餘風山川英靈之萃秀而在於人也意其必有瓌奇文雅之士生乎其間僕嘗思一遊求其人與之縱奇觀歷遺跡羨河山之良是嘆興亡之無窮豁

達界帶以忘吾憂寤寐平生未遂斯願至元乙亥冬
猥判晉幕夤緣迎謁抵華陰東歸殊悵然也爾後每
自秦雍來者必為訪問雖得其髣髴而士之隱見初
不知也大德夷子春方謝事不出有客扣門剥啄自
稱奉先郭良弼品甫携示先世遺安先生文集請引
其端細為披讀蓋信道篤燭理明攻詩文為韻門之
業者也豈非向所謂瓌奇文雅之士乎雖未西遊其
山川人物已在吾目中矣奈何衰老懶於論載請益
勤乃勉為之說曰文章雖推衍六經宗述諸子特言
語之工而有理者不然必需道義培植其根本問學
貯蓄其瓌茹有淵源精尚其辭體為之不輟務至於
圓熟以自得有用為主浮艷陳爛是去方能造乎中

和醇正之域而無剽切撈攘戕裂荒唐之弊故為之
甚難名家者亦不多見惟周卿先生天資冲粹內守
峻潔自幼力學為健舉子中年流離不易所業故德
望彌高文學益富致遠近尊禮又少日以外孫行接
際蘭泉先生所交麻段孟李諸公皆秦晉名士其資
之深學之博與夫淵源講習可謂有素矣故詩文溫
醇典雅曲盡己意能道所欲言平淡而有涵蓄雍容
而不迫切類其行已靄然仁義道德之餘孔子曰有
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言也所可惜者連蹇場屋不
遂一第侍謀省幕道弗大行然化乎今者不必傳於
後晦其始者其終必顯曰顯與晦必時之待楊雄氏
所謂五百年必得其人然寥寥四海豈無知音者恐

表聖之言乃為通論况有賢子孫為之揚顯者哉今
文治蔚興學者日衆異時板本一出有序闕右之宗
孤究蘭泉之命脉者則於是集知所崇尚矣

翁三山史詠序

自伯魚趨庭宣父訓以學詩俾興起志意通達事
理造夫大學閫域由是後之學者有以取法知所適
從伊川先生嘗欲體詩叙童子切務令朝夕誦誦發
其意趨蓋遵遺旨也六經之外其次莫如史然載籍
浩博初學者欲遽涉獵譬如穿沙海上成功何年故
前世有帝王鏡略小學史斷蒙求箋要等編皆誘之
易以覽誦速收見效今慶元路總判三山翁侯元臣
復廣克前人規模取通鑑編年事跡顯著者綴聯五

言絕句二千餘篇其歷代之隆替君臣之得失粲然
具列竒直而不晦言簡而意足使初學者讀之易曉
而難忘庸他日融會通貫之漸或曰牽合章句破碎
全史不幾於篆刻雕蟲之弊乎予曰不然聖賢進修
學有大小傳有後先子夏所謂譬諸草木區以別者
為得之矣况翁侯是作特為童蒙所設就其所成就
而論可謂祖聖訓述賢傳摭已志惠後學好古博雅
者矣大德四年月日謹序

燕山王氏慶璋詩引

史館檢閱王生子憲自其先世以篤行至孝培植根
本子孫奉承家致屋潤復能尚義好禮為名公賢士
夫稱道都城人物浩繁由是王氏以孝義知名子憲

幼蒙訓誨卓有所立以良家子選侍閣門擢直玉堂
謹愿文雅出色同輩有光故家所不足者嗣續為念
大德庚子夏佳氣充閭璋裳呈瑞犀錢玉菓已浴蘭
湯綵筆拓弓載臨晬旦以予在院中最为耆舊來乞
名乃取先世積善而不近名種德而不求報命之曰
餘慶先儒有去善惡之報至子孫而後定又云賢者
必有後王氏其有子也宜矣謝庭春好羨樹玉之臨
風竇桂枝榮望讀書而有日徐卿二子少陵有歌詞
深晬日涪翁伸頌凡與往來者皆宜作詩用展光賀

贈李達之詩序

李達字達之汝梁人世將家既長遊燕遂占籍焉為
人慷慨樂易好閑便靜以相術行於時然不以藝自

矜與僧西雲相善講主和一日以領宗門事為問切
語其徒曰汝師不數日遠行尚欲何為不浹旬而逝
又同術者指一井工有坎厄斃不出來日達曰否坎
厄則無將縊而死果然南官程總尹以除目訪之曰
喜只在此夕口未落而除下其應驗若尔僧龕禪搗
曾不惜朝鏡之蹉跎醉袖筇杖嘗歷遍春煙之巷陌
世味宦情兩皆泊如其兄顯道以偏師成瓜步殊光
顯也書屢招不赴或疑焉達曰兄安余無所希覬何
往其安貧守分如是者有屋數間在崇仁東市門田
五頃近潞水澹臺里歲得租粟自餬其口云

義齋先生四書家訓題辭

義齋先生姓石氏諱鵬字雲卿父壁自五臺東徙唐

封家焉世傳儒業中戊戌選終保定路勸農使先生
早以文行師範一方至元丙子用辭科魁多士資純
篤恬於世味惟閉戶讀書務為無所不窺四書小學
尤所致力集其所得遂至成書沉潛玩味者有年反
復更易初不去手易箚際屬其子承義等曰吾平昔
精力盡在是書藏之家塾誥訓子孫吾世其庶幾乎
承宗奉遺命以叙引來請僕憶提憲燕南時按行屬
縣與先生有一日之雅今雖衰耄忍靳一言庸慰存
沒夫四書所載性命道德之懿修齊治平之方道統
所由傳授學者所以修習推明天理維持世教如水
火菽粟日用而不可闕伊洛名公後宋諸儒集解纂
疏論之詳矣近年月而公卿大夫下而一邑一鄉之

士例皆講讀僉謂精詣理極不可加尚先生復能沉
浸濃郁含英咀華發先儒之未及附已意之所見自
為一家之說其學與志可謂勤而知所務矣蓋士生
斯世不可虛拘出則行道濟時隱則立言垂後况性
命之理仁義之端非由外鑠皆性分之所固有職業
之所當為盡其在我者而已初無先後淺深之間故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子
夏亦云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是則先生著
述之本意也若祇以篤信好學修辭明志遺訓子孫
啓迪後學折中聖賢則義齋之名亦當傳聞于後於
是乎書大德辛丑歲孟夏吉日題

義齋先生小學家訓序

義齋先生補註小學書藏之家塾未嘗示人治命其
子承宗曰當携謁秋澗翰學庶明吾志先生既沒鄉
邑士人楊飛卿將板行焉承宗致遺命懇求序引僕
向游宦趙北與先生夤緣彩觀欵洽則未也用是追
念疇昔敢擴臆見昔晦庵朱文公既集注四書俾大
學之道體用本末昭然顯著復慮童蒙之士弗知趨
向次第不能入德義之門造治平之域復述此書俾
為師者知所以教弟子知所以學雖曰小學其文辭
雜出於聖經賢傳百家之書言微行懿顧先師宿儒
究竟踐履有終身不能盡者近年科舉不行士趨實
學曰師弟子云者專務講明收功致效舊有標注未
極詳備今先生之注究其淵源辭旨之奧與夫品節

度數之詳隨其繁簡而具載焉純直明坦俾初學者
觀之易於省解如陟高而得梯階濟深而遇舟楫其
急先務應時求不為無補先生諱鵬字雲卿自號義
齋保之唐縣人隱居求志潛心著書不求袿襮吾聞
積善勤學報施不及其身而發越於後者必大則是
書之出先生之志之學光昭於時也審矣

西溪趙君畫隱小序

予既冠受館於漕使周侯因與門下士趙君子玉游
久之熟其為人資清雅而有幹局心機巧而善繪事
其初家藏營丘遺墨朝夕愛玩不去其手遂有所得
繼遇東丘畫工沈氏指授筆法又嘗西游太行窮巖
岫之深峻觀雲烟之變化當其情得意會留連忘歸

動經旬月由是於仁智妙趣得其動靜之理及操觚
染翰覺心手洒洒無留思嘗為廉右相董承旨及僕
作廉泉野莊秋澗等圖景氣瀟爽雲烟清潤筆簡而
意足其寄興雲霞放情林壑有淡墨寫出無聲詩之
奇或譏懷材抱技不沽價以求售曰人物者天地之
幻化圖畫者又人物之幻影彼功名烜赫富貴薰天
者倏忽之頃已歸蕪滅况韋布之士欲取聲華於虛
幻之餘不幾於感歎然所以孜孜於此者特遣興適
懷寫吾胸中之丘壑爾聞者為知言大德辛丑夏避
逅都城為予臨揚息軒綠野探梅圖髣髴三昧不傳
之妙復懇於予曰僕老矣技進止此幸惠顧序述平
生傳遺子孫乃語之曰昔曹霸樂藝而忘貧窮郭熙

頭白餘筆力少陵山谷為賦丹青引秋山歌攀附驥
尾名垂不朽顧僕何人敢望於二公哉趙君趙君其
奈爾何予玉曰不然前賢後賢其揆一也古往今來
各其時也顧在中朝問望老於文學者孰出公右
言念夙昔能無情乎既不獲已乃援毫而識之趙氏
系出柳城宦族當天兵南下父通福以義勇附太師
國玉帳下從定河朔屢立戰功壽終定武漕使周侯
以葭莩故表其勞績蒙

先朝收錄二子仍復其家仲列名侍從後歷剴完利
等州州尹次白澄即子玉也受中山三司使晦跡管
庫餘三十年無毫髮點污蓋其胷次脫洒不為物欲
所累故也五子秉仁秉溫綠父好尚亦馳譽丹青云

是歲秋七月上旬二日秋澗翁謹述

崇真萬壽宮都監馮君祈晴詩序

大都辛丑夏仲暑雨大作霖霪不輟至五旬之久泥塗坎塹車馬不通潢潦淋漓浸貫川澤小民咨怨農夫告病崇真萬壽宮都監石泉馮君乃謀於道衆曰吾輩奉正一法以祈穰為業觀其如是雖不吾以安可坐視而弗救耶於是致齋繫肅儀物籲告穹蒼飛檄諸部懇以七日為開霽之度及期果六丁斂虐曠馭騰光士庶獲覩天日清明之快免昏墊陷溺之苦於是羽客儒流咸作詩贊揚湖廣儒學提舉戴月澗以序引見屬戴文父情款有不能已者迺題數語姑塞其請予嘗讀洪範九疇觀天人相感之際隨所召

禎祥災沴應之呀可畏也故三代君臣遇災知懼固曰修己敬天為務而禱謝禋祭盡諸人事者自不容已退漢

靜應張公以神道設教躋含清虛用周慈憫為國家祈天永命為黎庶拔除不祥由是祈禳祭醮自為一家之學傳授科式符籙具在也然得其人則法靈而著効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傳曰至誠感神又曰至誠動金石道雖殊途其致則一若石泉馮君之祈晴有驗其亦持守誠敬祭醮精嚴善於弘衍宗風者哉諸君作詩稱羨不亦宜乎其年秋七月廿三日秋澗翁漫書

窮閭飄泛逝川東千里嘉禾一雨空攂攂羽林槍壘

底材林萬木水光中滌舒何待鞭竒石禱籲端能格
上穹千古

盟威神力在崇真壇下振高風

紫山胡公哀挽詩卷小序

挽章者哀傾逝而寓夫所感之辭也予於紫山既哀
之而復有以惜焉紫山起諸生進擢館閣揚歷省臺
官至三品壽幾七秩順受委正略無慊媿於何嗟惜
所惜者材超卓而不亢氣正大而有養可以挺公論
而勵衰俗激清風而作士氣 旦天柱峰摧少微彩
晦士林憔悴矣所景仰不知乾坤純粹之精山川英
秀之蘊幾世幾年氤氳感會復生斯人此黃鳥之詩
薤露之歌有不容已者忝與紫山三世交游氣合情

欵故其子典簿特屢徵鄙作既序夫易解復記其祠
堂今又以斯文為念孝心追遠誠宜嘉尚顧筆力衰
爾奚能發潛德之幽光倡作者之端緒然眷懷疇昔
重以陳太常北山之請敢摭平生所得於公而可深
惜者冠之篇首云大德辛丑歲秋仲載生明杖涓書

朝儀備錄叙

至元辛未歲

大內肇建始議講行

朝會禮儀蓋所以尊嚴

宸極辨上下而示等威也然事出草創不過會集故
老參考典故審其可行者而用之其後遇有大典禮
准例為式祇取嚴辦一時執事者各司品節其禮之

全體亦不能究其詳而通貫焉逮侍儀舍人周之翰
供職乃纂述物色儀制之品班次度數之則曰

朝賀曰策立曰開讀皆具已行而可驗復圖注以致
其詳

皇儀縉典粲然明白目之曰

朝儀備錄摯示秋澗翁求考辨焉乃告之曰汝外祖

文康公羽儀

先朝粉飾

皇猷號禮文稱首汝父松壑侍儀初事綿蕤獲預選
習今汝從事於茲又復有年其見聞之必講習之熟
可謂專門學矣况禮之大經本乎天理之自然節文
儀則出人情而折衷不容強知妄擬措松意於其間

雖聖人不過祖述既往隨時去取故孔子曰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所以行之者極乎敬慎而已
故曰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則是書纂述非
惟備豫考按即事可行若有集

國禮而編會要者亦將有所取焉大德辛丑歲立春

前五日秋澗退叟題

恕齋詩卷序

即中李侯正卿其先世佐金祖開國子孫衍慶傳嗣

侯爵易代後軒裳蟬嫣猶為燕雲鉅族正卿資明豪

踈財樂善有子二人俱教之讀書勉勵資藉之者惟

恐不及與古人愛其子教以義方之說吻合衣冠修

整僕馬鮮明喜交游遇事慷慨與物無疑滯蓋有志

於富貴利達者也人爽約以負之量廓然而能容或非禮以相干但理遣而不校尚恐其守之不堅行之不力乃榜其宴息之所曰恕齋又為未盡也質之於秋澗翁將求諸名勝題詠庸勉其不逮乃告之曰夫人之生稟精五行有情有性仁義禮智主之於中所謂性也喜怒哀樂愛惡欲感之於外所謂情也聖賢存養搏節求合乎中而已其恕云者既盡夫存養之功復推而為應物接人之道故曰推己以及物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蓋由內以達乎外自漢以來不能體認聖賢求諸己意思遂以恕為寬容之稱雖范忠宣之賢亦有恕己恕人之說是徇外以遺內也何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哉今夫己之善推以及人其不善弗

加諸彼則物之應於我者皆善自無出悖來違之矣尚何寬貸容恕之有今正卿既識其用復能明其體由末以達其本曰就月將緝熙光明則違道不遠矣雖然比之貪冒無厭觀於貨財較班資之崇卑計利害之得失不至傾陷攘奪而不止者為之猶賢乎已某年月日秋澗翁叙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三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四

辨說

日用

講究義理其用有三體認明白曉事能施為出一也
道義傳受必託於言辭筆頭發明出來二也其或諸
生請益發藥啓迪化若時雨三也至若都曾經歷只
為自前不曾專心理會又不能記誦乍了若無使此
心茫然如道傍空舍諸物得去來住持不敢認為已
有又學既不固及人說着才方省記終了自無所得
前賢力學須先除去此病攻苦食淡不為一毫外物
移動屏墮氣收放心一主於敬不雜觀不過分此或
未畢輒復它務緣作復輟今日已過而有明日管得

無時之志帥氣如下硬寨確乎有不可拔之勢一物
一事不輕放過窮理盡性至於命而後已性而命理
師若有所得即極力存養晝見之於行事夜驗之於
夢寐使真積之功日新一日不使頃刻間斷不恤乎
時之利不利不問乎人之知不知將所樂自喜專以
推崇天爵為至古之學者無不尽其極者恐不外是
不然困而不學生而為斯民之下不知所以學差而
為乾沒之人良可哀也此皆予之錮疾遂書以自訂
非敢示諸他人

書太極圖後

嘗觀宋一代道統傳授獨推濂溪元公為首及究其
功用有渙然水釋者蓋先生始明太極陰陽五行性

命之說以開萬世沉迷之惑明一出於中天故也夫
太極者何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以而含三者也左
氏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者是已為太極判
而有天地乾坤既位然後萬類育焉故理可見而道
由是而生道者循其理之路也其性之與命尤坦然
明白性者理之所後出理也者只是純一四端而已
固無有不善命者氣之所從來氣也者变化錯糅有
清濁厚薄參差不齊之間曰賢愚曰壽夭曰貴賤曰
富貧一隨所遇而稟之者更無旁入曲生之理濂溪
先生以前只為先儒不曾尋出氣質性來雖有混然
上中下三品之說終是不無窒礙學者又不致思或
求而不可得者往往溺於邪說未免隨人作計以至

迷惑忘而不返可哀也哉若先生之圖之說其有功於聖門惠夫後之學者可謂大且深矣抑使輪回宿習荒誕不可致詰之說一掃而無餘此所以尊居圖首為道統之宗也若以作一箇分陰分陽之圖說了是齊其末而不揣其本也

體認

從古至今止是這些人情止是這些事理聖人裁量備具六經罔有不盡後之學者學此也既能通曉厥理正要行已臨事之際觸類相應以較其已之貝合與否若事務之來既不能體認前古往行以酬酢其變此與不曾學者何異是竊吾儕大病既不能踐迹將何以造其室乎亟當思體認之方從何而入可也

戊子夏四月十一日晨起偶書小子其志之

氣志

人志不定只是氣為之亂氣既亂却為動靜無常於中互相奪爾若安命順處不以我之所當得而易其彼之所不當有者人無日而不自得也如是則何患志之不安理之不明氣之不充者哉或曰所當得者何即天之所命於我者是也不當得者即天之未嘗付於我者此君子之所以亟當知也故曰知命不然則謂之不受命是受命之謂逆天故孔子責子貢而貨殖焉者是也

天人爵

天爵志清明而壽人爵氣濁亂而夭或天或人能壽

而不亂者唯素有所養者能之曰養者何至公無私而已

孤立

人生天地間立甚孤特賴有四端在我然後迺有所倚如伊尹之恬於放甲西伯之安於羨里周公之坦於東征孔子之泰於厄陳武侯之必於復漢蓋倚是理為用而後大有所立者焉故傳曰君子獨立而懼其是之謂乎不然一身心之微其何以禦不測無窮之變乎戊子夏五月甲午積雨開霽晨赴書於露堂西序

孟莊不相及

子嘗疑孟莊皆同時間人終無一言一事相及者恐

是篆在閉戶著書罕與世接迨身後其書方出適讀陳氏輯語陳名應嶺字大意畧同說當時無人宗它只是於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揚朱之學但揚氏說得大了故孟子極力排之戊子重九前一日書

自得

誌者發其心於內故納諸壙中以告化者碑者表其德於外故植諸神道以鑒來者又曰誌者紀其心之跡也碣者揭其事之著也

朋友

朋友列於五典其所以為重者志同而義在也故聚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不然其與走者類聚而同遊飛者群分而並集蓋幾希矣詩人以伐木

廢特表夫交道之缺深有言哉

五常

五常之道仁為體而四者為用義與智陽中而含陰禮與信即陰之一定者也曰陽中而陰蓋運動離合有吉有凶者焉故也

陰陽之道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九峰曰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余曰理者氣之所以明所以幽所以生所以殺所以舒所以慘所以為君子所以為小人世之所以治世之所以亂戊子冬十一月十八日成鼓作燈下偶書

讀孟子或問

四書或問獨鄒書多設疑詰難何也孟軻氏終是去

聖人一間辯論之際其言英氣發露不無激切輕重之異故文公於此頗詳講明折衷要使不詭於理既揆而後已何則溫公大賢也猶有疑孟等篇况解之云呼晦翁惓惓於是亦臨川翼之之意也似后三日課讀此書或問偶書晚學小子題

恩多怨深

此余平日常事也或者曰君主命人生物者土也物既長不得不克制其土自然理也此陰陽家論似亦有理然不若以人事評之謂如我以禮待人人不見答未免有所不平不平則彼則乃有怨意我當夷其不平以恕拊之寧人負我

雜著

聖人之道如長江大河人人得以飲之然飲之者有多有寡為江河者不能使之一一均同其量任其自然而已不然恐造物者亦太勞矣余謂師授學者以道亦當如是既以自警且示韓陳二生八月二日偶書

分絕

伊川先生云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况今所為親戚故舊昆弟友朋四者天理當然之分廢將無遺可哀也執祗是計較於我善惡有無相益為事與之離合耳靜言思之物則既蔽近於飛走人既與非類相雜處幾何不傷而夷也可不慎言墓行凡事點檢以先周身之防而存遠大之

至元戊子歲臘日書

無音

萬物受氣於天音者情之所由發也以政有得失而音有乖和雖極亂極困未有情不宣而音不作者如幽厲之世雅固過密變則不無也至於當有絕無豈困而不暇作伏而不敢出其或善不足以法惡不足以戒亦若天變之無所見乎三者必有一居於此矣於是感而書之

得失

人之得失一係夫命之通塞若得則既不當過恩于其所舉揣其已才如何耳失則又不當致怨于其所沮亦當量已命之如何耳若恩有歸是人憐其不才而私之也怨其沮是我妄為言而不安其命分也何

益我己丑歲夏六月客退偶書以自儆

黃鳥三良說

觀坡和陶三良詩反復詠味似責三良之不當死也
當時從死穆公者百七十七人蓋康公從先君亂命
迫而納之也三良之不死得乎若專責康公可也乃
謗三良豈忠恕之道哉只以坡之議論英偉鋒氣縱
橫讀之者愛其如此故不覺白辭之有微瑕也若晦
翁之詩說可謂盡之矣

文辭先後

又之作其末不一有意先而辭後者有辭先而就意
者意先而就辭者易辭先而就意者難意先辭後辭
順而理足辭先意後語離而理乖此必然理也學者

最當知之

讀淮南子

淮南鴻寶書出大山等徒所述在藝文言掇百家之
緒餘耳特變其文而為小大異同之論然自得者鮮
矣讀之者不無所益旌陰陽造化之機治道興衰之
理正有吾六經與信史昭在又親於其身為不善者
雖著書立言君子有所不道予所以讀之者取其事
實可訓及漢文近古三代之氣有凝而未散者至元
丙戌歲十月二十三日題

雜著

鸚鵡食蝗

秋七月螟生牧野南無幾有鸚鵡自西北踰山來方

六七里間林木皆滿遂下豕蝮食且盡仍陣飛去予
考漢五行志貪人口祿猶蝮害穀故感而生蝗夫鸚
鵒北方之鳥也其嘴距有搏啄之利又數多如是意
在位者不肖將有因貪抵法而敗者不然何食之既
邪紀之驗它日之異時至元五年歲戊辰也

魚歎

至元九年春三月余自燕南還前次淇右逆旅主人
條桑徹土束藁作炬詢其故曰此取魚之具也既而
主人置條園淺水中外以石擁之夜向寂風息波平
炬火起岸側群儵趨明爭集其中回旋往復千週百
匝眎其條為罟之大網一不敢出越而游去主人俯
掇如地芥焉王子喟然嘆曰班生有言山林之士

往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士乎士乎冒昧
行險趨利而不知止者曾何異於斯乎是歲重九前
三日寓平陽牙城官舍之待旦軒坐聽秋霖耿不能
寐追思所見作魚嘆云

非分說

甚矣非分之不可求猶鴆毒之不可懷也鴆毒之殺
人世知避忌非分之存心其禍有不可測者有人於
此小 有林行險僥倖以濟其慾一旦濡首染指攫
取公餽是知厥拍之可染不知首領之不可保也奇
貨之可屈不知奇禍之不可脫也既而以敗聞抑抑
子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者其是之謂乎夫鳥俛而
啄仰而四顧猶懼夫物之為已害也可以人而不加

鳥乎今日方食聞府吏藉其家案上一杯藜藿重於五鼎七牢矣至元戊辰夏五月重午前三日遺安生書

鏡箴

王子醉墮馬傷額既愈日引鏡自照色驚如凝齋者旬餘因愀然曰昔樂王子春下堂足傷追悔不踰闕者累月蓋聖人以毀傷髮膏為深戒必全而歸之為至孝矧陷身非義一敗瓦裂之酷哉是以墨子悲其緣染馬迂痛其刑餘抑州悼其躁進也惟其居易俟命不行險毋苟得從容中道乃為合理吾知免夫至於游昼食寢則體安而氣平不然事變之來少有蹉跌又何翅接膚之毀傷物議之輕重者耶嗚呼小子

鴛其戒之慎之於是乎書時至元辛未冬十一月十三日也

簪導玉飾辨

統軍府從事李良貴上計表燕過予出示華玉一方長寸許廣如之狀類方勝然其文章昭回刻卧蚕中間髮鬢粟粒隱起上作螭螭闖首左顧前足去左其下穴方孔甚邃玉色皦潤殆疑脂然余曰魏晉已下無有也李曰然此陽夏壙中物也余時方讀禮書而此物適會因攷其制蓋大冠橫笄之首飾也古者笄寸諸侯用象其為神明之器斷無疑矣何以知其然禮云瓦不成沫木不成斲有鍾磬而無篔簹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故關其足之左於乎魏晉去秦漢未遠

茲物也視之猶可仿像一時禮文之盛古人嘆三代
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漢魏斯可矣蓋文獻之傳尚足
徵於當時者耳於是乎善

興平閣本說

古今名臣畫像皆曰興平閣本興平京兆縣名而曰
閣本予初不解其旨近襄陵吉仲和過予觀壁間李
衛公東坡等像此正興平縣學所臨者嘗聞諸進士
武公張徽君美云金大定間某人自秘書郎出宰茲
邑悉取平日竊模秘府真像而圖形焉故有閣本之
目云

崇德堂說

余貌不揚寫之者未得盡肖建賈君一貌而見者皆

以為余且曰仲器為人不止技稱其於奉親事嫂以
孝友聞鄉間殊侃侃也既而求名其堂且叙其世家
賈系出襄陵今汾東有塚歸然曰賈相者乃遠祖也
從傍屈民同族氏者尚百餘家有圭田三百畝耕穫
者主其年之守祀終而始焉奉為故事甚恪考夫傳
記蓋賈豫州達之壠耳豫州在魏晉以鉅儒名鄉顯
宜其世祀至乎今而弗絕也今觀仲器氣質溫粹孝
友純至似非丹青馳譽者豈豫州之澤淵流而未央
邪故以崇德榜之且用篤其所已至勉其所未尽者
焉至元丙子清明前三日題

讀唐徐有功事蹟

周革唐命豔右煽處任威刑而絕異議遂起麗景等

制獄縱周來之徒誣構陷置膏流 節解之禍莫有
揀止大者以剪夷宗子希旨下者以告密上變徵功
鬼朴滿朝中外股慄時有功以司理之微秉公恕之
心扞折兇鋒守死不撓至辯明冤抑竟賴全宥者甚
衆嗚呼仁哉公固知上含容孤直庸示公道然人慾肆
裂之際天理有不可泯滅者彼中橋突犯清蹕釋
之辯於漢文慎罰之初威衛悞斫陵栢仁傑諍高宗
於受諫之日以勢以時司刑為尤難及拜西臺至頓
顙流涕有庶挺懸庖之請何感動自悼若此豈體存
正大明哲保身之方非權無以濟之邪

紀異

至元十三年夏六月王按察立夫同在汴梁試院中

告子云前年冬十月益都路總管于也孫解以醉瘡
卒於官初病臥踰浹旬遽召左右具儀從及鷹犬囊
韉者列堂下徐曰吾今日晌午逝矣家人問何往曰
將赴達官某人府言畢據銀椅而終達官者故監真
定路郡沃魯外五赤也蓋公自徵時薦擢于朝以致
顯達皆公力云俄有樂安縣吏未云日晡時三十里
外遇公騶騎甚盛從者呼某至馬前喻之曰汝歸當
告吾家若車徒西還九過水當以金錢投之初不知
公指館矣翼日又有自濟南來者亦見公獵道左而
西如平生然明年丁丑夏四月與公之子某會燕以
向所聞審馬不少異因念余向在省署識公於稠人
中軀幹魁偉望之一雄傑也立夫云公為人忠謹誠

愍歷事三朝多為上所倚注世為燕之香河人壽五十有幾又聞吏部尚書太原高公亦臨終區處後事神志灑灑不少亂問騎從具階下否曰具如期而逝嘗聞聰明正直者生有所自來歿有所自去如傳說上為列星韓柱國死作閻羅信有據而然也因併筆以記其異

讀魏相傳

周書有云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道者何以正心誠意為體仁義禮樂乃其具耳以此出治陰陽自和萬物咸得其理舍是非復有調夫之術也今觀相之燮理至區區建議舉四人各主一時使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一切法而行之時至明言所職庶政玉燭之祥何

不思之甚也嗚呼西漢去三代殊迥相於中興為有聲其經綸器業惜乎不出乎正心誠意之大學而牽於五行附會之小數豈見道未明權衡機務之心有所偏溺哉

御書銀盒事

客有云道陵朝二近侍以功名利達由天俞入事因私相論誥甲曰天乙曰人上聞之取銀盒中批曰可去者某宮遂授乙者使赴尚書省既出劔血大作不克往適與甲會以君俞不可縷即就付焉其人拜官而去由是而觀雖云君相造命不知造物使之然耳近一名士甚為

聖上所重當軸者力薦為同列將謂旦夕輔政及

上聞喜其奏而徐之既而病卒因記客談併書其事

紀肉芝等事

天興初荆王府弟中庭產肉芝一株高可五寸許色紅鮮可愛既而枝葉流津濡地視之皆成血臭不可聞剷去復出者再遇夜房榻間有物作聲伏其中燭之群狐滿床逐捕失所在未幾曹王訛可出質王妃蕭氏向予談其事如尚書真之孫今為黃冠師居衛先交牛講議國瑞

牛天祥字國瑞澤州陵川人通天文武經占筮風角等書正大間嘗為恒山公府議事官兵后居衛東白皐渡既而著軍前中書省詳議辛亥秋八月應東諸侯聘客死即城壽五十有七葬汲縣郭村東鄉清水

鎮州風俗

鎮人以七月六日為七夕節蓋其避王鈇百餘歲俗以為常何恩德感人心也如是

據五州當時四鄰交爭併起惟鎮之人古

帶遊嬉燕樂安王氏之無事彼懷思不忘愈者豈非是坎則知文忠公筆削真錄矣至

已卯月六日按部次新市縣五夜燈下書

僮諭宮真定時五月夏至日作

秋澗翁自幼讀書踈於生事處則知涉古今攷治道

驗平時所得於日用間庶伸微志故浚壯歲忝

列舉家仰食廩祿未省飢凍切身者二十有餘

年矣雖然纒閑即無以資生顧貧乃士之常不敢畧
有他驚以覲苟得非惟不解亦且耻出諸口汝等轉
籍翁庇各蓄妻抱子曰嬉温飽奔走承侍外心則無
所苦也汝翁且自己卯秋移官燕南忽復四禩以理
將去乃有維揚之命夤緣投獻遂致杜止重叙一官
良為匪易其俸与否汝等朝夕所親覩也及南還潭
上復需後命今又數月矣適饑旱相仍食艱口衆事
勢牽率有進退維谷者况汝翁行年五十有七自惟
踈拙與時齟齬加之筋力衰耗百念仄冷靜退之心
日往來於其懷嘗謂秩天秩也不肖者無父當之理
祿天祿也衰左者無恒竊之方躬田力穡本吾家素
業稅駕壠畝固分所宜然行止有命又非吾之所敢

必也此淵明所以有心形相役口腹交病之嘆眈眈
一稔歛裳宵逝切嘗慨有感焉今日炊釜晨冷庖人
告乏計口而食月得粟五金可足時斗直鎰餘二千
是旬月所糜瀕六萬三千錢耳其賓客之奉度吊之
禮鹽醢葷茹薪爨芻抹儲舍之費不在焉諺所謂百
指無孑殮食倒黃流難諒非虛語憶官時來則為筆
耕之潤又非所恒幾何不相胥而困也今日夏至聞
東郊獲麥天倉廩開招拾遺秉不為無益汝等其往
哉毋忽且令汝知田功之艱一舖之不輕獲也暮歸
得新麥斗餘僮奴輩既飯放啜類失菜色為一快也
又念位雖下近伐冰之家尚爾窘迫在閭閻細民不
合釜而坐餒者幾希矣因援翰作僮喻會有餘思不

足為暴殄之戒且廣訓儉之遺意云

魃妖

余行陽穀道中農人有以魃言者余告之曰周宣王詩云旱魃為害是魃非今見汝古有之比蓋旱妖之氣感人變所娘而成耳神異經云魃生南方肉體長二三尺目在頂上走行如風見之處赤地千里執而投之淵中即死旱氣乃消又去魃字沒鬼魅之物所生非唯南方也且古者娘婦不使食邪味聽淫聲觀惡色恐遂兩感而化余故曰變元娘而成妖耳

哀悼後

衛自壬子歲迄今邑中子弟不三十而夭者凡八人

季武王範

輩皆雋秀有望翩翩而佳

者也吁百蛇墮地一或能龍既王汝之輒復奪之不知造物者果何意也余故以咄咄怪事為言然以理揆之雖一家之凶變亦斯人有自致者嘗記一士人問於先君時粵惟金初已來衛之文秀者極罕間有之多秀而不實先君曰衛地濱河沙薄豈其氣疏弱故也若使水環州南或城盈水西氣或可盛時不肖尚確聞之不存諸心又弗請問其所以故雅意所在每念之而不明了以今觀之其言固為有徵何則如東平汶出府南阿邑濟經縣東且以東阿較之在金一代由進士而位卿相者幾二十人輒則不須論也然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使衛師有經儒人問學而知義則薄者可厚愚者可明天者可壽也此雖以

人事臆度若有補於世教聞之者庶不惑於邪妄之說云至元戊子秋八月八日書

盧氏墳石泣

大都王馬坊耿氏石獅猛水出如霧予時為御史目觀其事山陽長流村盧氏墳石表水出如泣者連日耿盧二人皆出微賤而遽當台鉉此驟得不祥之極也蓋善惡以類應故陰珍將至兆見於石如此子因曰此石泣也二人尋皆被誅然泣者非憫之也悲乎不知其量也吁

龍墮農民王家

至元二十年癸未夏六月中大雨河西鄉農家王氏甫夕黑霧四塞中庭窻戶間寒凜不可勝視之有蒼

龍蜿蜒在氣中起而復墮者再時王氏女已竄下堂趨室驚而絕於地救乃甦問所見亦同欸霆震霧散失所在明日視其地鱗鱗印泥尚宛然也王氏世居水上其下潭渚殊深黑可畏

雜著

太宗英文皇帝天容粹表一類釋迦真像仁厚有餘言辭極寡服御儉素不尚華飾委任大臣畧無疑貳性頗樂飲及御下聽政不易常度當時政歸臺閣朝野懽娛前後十年號稱廓廓無事臣向過平陰縣聞校尉陳某所談如此陳早年蓋

先朝控鶴近侍者云

前宋時有日者肆相國寺東一日而識四相謂韓魏

公范文正公王沂公張齊賢也自後術不一售竟窮
悴而死近年畫師覃人孫某奉詔追寫

太祖聖武皇帝與

睿宗景襄皇帝御容及奉進

上顧其惟肖至泣下沾衿宣賜甚渥孫歸及家而歿
二人術雖不同其於發藏泄秘則一也傳曰人之患
莫大知人之機况神明不測者乎戊子秋日疾浚書

鵲嘆

昔有漁於河濱者見一鵲搏一禽於沙渚間禽逸而
鵲不起良久漁者往視鵲已死矣彼念之曰鵲之驚
擊性也一舉而坐空拳遂憤而斃有志士之烈焉夫
士懷才負氣求用於世倘時不我合人不我知則納

履而去之豈若小人之求之也不以無耻為耻專以患
失為事千思百計阿匱取容雖僂辱在前而不顧期
於必得老死而後已豈不貽伊鶩之忸哉余聞其說
甚有合於吾平日之所行者遂著之篇以見微意云
戊子歲重九後一日書此係石蓋正之說

齒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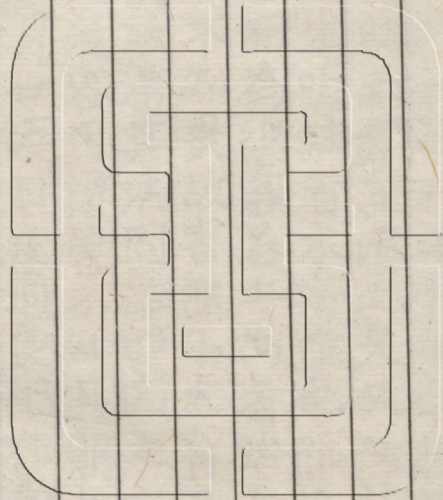
寶寶翟姓內鄉農家子史侯都督江漢時散卒也為
人疊齒多力挽弓幾六鈞發無不中少嘗射隼並貫
干木寶登而取之木折與墮碎其臂骨治無法肘已
下斷去自是馳獵以齒控弦括羽左手托月滿逐獸
皆應聲而斃史侯異之上達後授校秩振古以能射
名家者多未聞以齒而決者然付之翼者即兩其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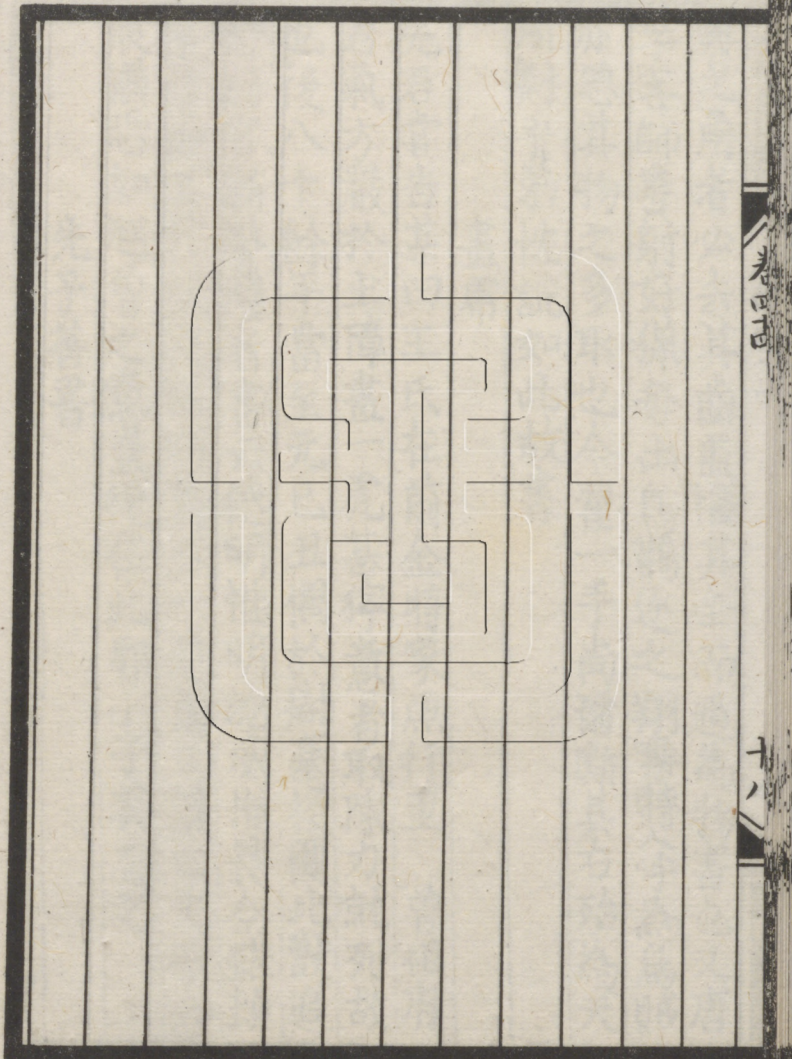
與之角者必去其齒蓋懼其全而過為物害也又唐
李客師善射好獵每出鳥鵲逐之翔噪時人呼為鳥賊
亦惡其物之多取也今翟一手尚爾斷其右殆為天
所剝乎弟枕說如此故書

畫虎

先君嘗告某曰王氏在前金時家魚行里 曾祖府
君氣方嚴於土障畫一虎甚犇意者取陳力就列故
也後八十餘年當至元己丑偶於樹塞復圖此數追
念前言勸警懼者書云德明惟明德威惟畏今雖頓
還舊觀其於惟畏惟明萬不一逮爾又諺曰生子如
狼猶恐如疋曾之意豈復在此邪小子其志之

先子善書





可以辟之者乃命僮道求鱗得大小四尾從其法而
用焉明日開戶視之机案書帙拭如也嗚呼物類之
相感也如此何其驗且速哉余因推其蛙之所致蓋
木斬不時非經雨露浸漬之久又任其滋而棟焉濕
與氣相關故生噫蛙者木所產也而為木之賊政者
民治之具也而為氓蠹若上焉者治之而昧其方下
焉者忽之而不知畏故害無小大有吾無如彼何者
能一旦修其政得其法固雖四凶之方禽圮族群弟
之流言畔國沒容可辨曾不知其艱也至元廿三年
丙戌歲秋八月廿五日夜適良醞在壺欣然引大白
者再命童子執燭記予之作

紀夢

二十四年八月乙丑夜夢予遠行過一城市當莊嶽
間一達官解鞍卓歇過焉呼予回視之蓋叅政飛卿
也寒暄外高曰別雖久食頃不忘也予曰披此彼此
握手間予乃曰聞吾友叅政以來多有施為高曰傳
者妄矣叅政者叅知雜劇見做不行何施為之有予
答曰渠於此見打野呵兒胡為做不行也遂寤聞夜
漏踰四鼓矣古人云至夜神交於冲漠間始謂是歇
次日聞吾友南采論其氣類與同亦夢應也因書此
以贈吾三人者相會及此當捧腹大為一盧胡也

紀夢

二十五年春二月十七日夜夢朝

於端門內形臺上

聖上椅坐東北憚於臺西南角俯伏

上問條支國事憚對以其國甚遠出犀牛革為甲甚
良號曰黃犀甲

上喜甚因寤明日檢通典六條支國去陽關二萬二
千一百里在葱嶺之西城居山上周四十餘里下臨
西海水環其南後漢和帝時乃通地暑濕宜稻產五穀
果菜出犂牛孔雀大卵如瓮有桃拔師子犀牛挑拔
一名符拔似廉長毛一角或為天鹿師子似大虫正
黃有頰鬚形端尾鬚毛大如斗尔雅云後狻是也

記夢

至元戊子八月十三日夜送真定姬仲實上路就枕
熟睡夢在一雪後亭榭尚書夢符宣慰信雲甫御史

王子淵三人來訪坐間話及向在東平時游燕等事
夢符衣一素練衫當膺畫名士像自遠山已下數人
余即題詩祝上云不惜千金買東絹丹青難寫是精
神因大喙曰此衫甚佳但到處是長負一軸諸公行
神也遂蹙踏砌雪而覺乃自占其夢復作一聯云恐
是隆江方大用故將賢彥貯胷中

詩夢

十一月七日與兒子輩被除回就枕熟睡近四鼓夢
與姜君文卿會歷下亭酒半酣姜歌鷓鴣曲壽予聲
甚歡亮已而以遺山新舊樂府為問余曰舊作極佳
晚年覺詞逸意宕似返傷正氣姜以為然予因賦詩
以贈既覺頗記其一二因足成之其詩曰畫戟清香

敵燕昼分明夢裏到庭除恩醲故里懸車後錦爛秋
鷹斂翻初細棹觥舫浮酒海暫停銀管合纍珠嘗音
千古遺山曲聖意高歌要壽予既而後夢至一大城
府遇差人邀予入王氏邸肆其主即曰汝非王秋澗
邪予曰然因口占干句云此生難道無餘幸海上人
爭識姓名仍詢曰此何處曰茲薊州也地在洞庭湖
南七百餘里予曰東坡八詠何在曰石刻去此又三
百里外其差人又推予賤庚曰誰謂中州無人乎未
及問其行藏而寤時二十五年戊子歲也

十一月十二日夜夢

四鼓時夢入一重修大佛閣有鉅蛇長約三丈自閣
辟西北而下僧徒以杖擊之不中僧揮錫中斷為

臣予稍前視之其蛇首似獸有雙角若羚羊者膏血淋漓赫赫然尚能舉動次夜復夢人以羽矢一大房若今之鞭者掛于中門

記夢中題入手卷

娶為無後有子而嗣有餘左為致養子孝而養不闕其嗜慾或有所未免而年已及於耄而於三者吾子將何擇焉擲筆而覺因臥笑曰夫子自道也於是起而書以為儆至元二十六年歲在己丑春二月二十一日辛未夜也予時年六十三明日曾亡友中丞王君葵於正尚里

夢解

予平日夢頗異自今年夏多夢疾厄凶喪或纏綿堪

墓間及文歿者與之宴遊談笑如西溪贊拜殿授

王中丞需騎而作且知其彼死時又不省在寤寐中

尔覺意甚惡之因自解曰此無他乃一身陰陽消長

之漸也醫家有云男子四十陰氣自半况行頌之數

乎雖然氣有盛衰人不能皆然若有餘尤當惜養不

至耗竭可也陽為舒為暢陰為慘為悽悽多而舒少

故神才交而舒為之勝矣調此二者奈何有絕嗜慾

少思慮檢行已安憐分息形神而植定力且則此理

坐進夕則以夢相驗一或有差立為除治其病庶少

瘳矣昔夫子向衰稱不復見周公於夢只是左克自

持不願乎其外之意也若不量力不安多凡百營為

返勝於昔將見有不任我勞從中躍出辭而去之者

矣可不畏也。嬾哉故曰知之者強不知者老其是之謂乎。你夢解。

紀風異

余年十七八往蘇門讀書至古城東十里外有旋風自西南截泉水北來望之圍圓約六七里大其高入天聲勢如甲馬迅馳黑氣蓬勃吹拔草樹飛卷半空余走不及避乃瞑目倚棠樹悚立須臾覺寒凜氣繳束而過別無它故今日偶讀筆談見元豐間武城縣旋飄傷人甚衆因念予幼多灾厄追想往事有可怖者故書以為來者之警壬辰秋申月己七日記

喪紀

古之人以送終為大事故即是而察禮者

氏將葬燕人來觀滕文居廬弔者大悅今觀雷白二家柩葬甚有闕於風化而出於常人之表者一則衰經纍然多從古制二則寢苦枕塊卒哭後日飯蔬食三則不徇俗而用二家四則穿治壙石製為壁藏土周於棺畧不施甃五則直墮下窆同穴異棺乃北其首六則墓記從實畧無虛飾至於容色之感辭踴之數又見夫固所自盡之道以致會葬者皆歎息有得而去因念唐為衣冠盛代至祭不焚其錢唯顏魯公張司業家又伊川先生居洛下治喪不用浮屠法雖風動一時止一二家化之予行年五十有九宦游四方其於慶弔固云不少然由德風而惺者所見亦幾許與是三家而已嗚呼甚哉禮之難復俗之不易

化也如是述喪紀以寓予感雷則祈其母夫人侯氏
白則葬其父順樂先生云

紀夢

至元十七年春其官真定夢先祖敦武府君親告其
曰今濟源縣宋宰相陳堯叟碑文內王其姓者即王
氏遠祖也汝其識之廿年正月在燕與懷州劉節使
相會問及陳相石刻云濟源見有陳堯叟讀書堂故
碑但不知有無王姓者筆之以志異日求訪

紀夢

至元十九年八月二日夜分後夢行通衢見大井中
一異狀人跨青色鉅龜躍出地長燭餘身廣闊与尾
等修鱗濯濯可數若將前迎而復去余俯視井中水

波皆成五彩丹色殊煥爛也由中至井濬与所經遺
水濡濕尚淋漓然余逐蛇前行相去數步外因取碎
甍擲之者再既而余入一團焦避之蛇復來集其首
已化為馬又有數異馬飛舞環余而立初甚惕息至
此無復怖矣尋登一紫閣少頃從閣之西道木陞下
降乃寤

月異

庚辰歲十一月十一日長至日日出三丈許月現東
北丑位間去日約百餘丈其上數丈陰魄團團畧無
虧欠至寅方移時乃滅因念月與玄象經緯空際太
陽既出自掩而不見今太陰於陽生之朝晝見與日
並光又未嘗月出東北方者吁亦異哉

劔戒哀梁子也

梁奉議仲常與予聯事於憲司者凡四年十九年冬同在京師乃告予曰僕有一劔頗古而犀利自落吾手每臨靜夜屢聆悲鳴比復作聲錚然也且聞百鍊之精或嘗試人者則鳴毒傳以為劔戒予疑焉白此金孽蛇既而梁以事南還陳留窺四日而卒吁亦異哉因念張華授干將而告凶鄭達得吼劔而怪至夫金鏞木鐸中隱大聲若無因而自鳴則為不祥之金梁以劔異告予至其死時僅四十九日得不為劔之孽乎梁諱秉常燕人性機警持事峭急寡讓得年五十有三金尚書梁肅裔孫見所藏世譜云至元廿年歲在癸端月十有一日王憚書

鹿庵先生卒日

至元三十年癸巳冬十二月廿二日鹿庵先生壽九十二歲無疾而終先是公靜坐間忽張目仰視屋廬曰我於此居得箇月旬日間尔及薨適滿其數氣比絕呼家人令具鞍馬曰可與兄去矣隨有大星墮於寢室東山其光芒炬然曰兄者蓋同母兄文勉先生也愛民榜進士第嘗為某縣令終恒山幕官明年二月其壻李惟賓葬東平府須城縣三十一年四月五日李野齋說如此

家府遺事

先君思淵子通天文又善風角辛亥夏六月憲宗即位明年壬子秋先子以事至相下九月初客

鶴壁友人趙監推家一日夙興見東北方有紫氣極
光大衝貫上下如千石之困時磁人杜伯續侍側指
示之杜曰此何祥也曰天子氣也杜曰今

新君御在應無疑曰非也十年後當別有大聖人
起非復今日也渠切記無忘第老夫不得見耳至元
十五年子過滄陽與杜相會話間偶出元書片紙相
付且歎其先輩學術之精有如是也

國朝奉使

大元

太宗朝奉使宣撫王公諱楫字
略金季舉進士不第以武弁降

函人有文武才

太祖聖武皇帝即授宣撫使佩金虎符時年三十至

太宗朝丁酉歲假御史大夫持節使宋議和雖往返
十年有皇其華風義言言竟從我議不幸使輶北還
前次荆南疽發背卒年六十 時癸卯秋也道號紫
岩翁有文集并使宋錄藏於家元貞改號六月十日
偶過其家孫元德因出示公祕閣畫像介冑弓劍姿
颯爽蓋儒將之偉者元德風彩甚肖其祖及觀揚紫
陽楊西庵呂大鵬張徽商左山祭文畫贊題跋等篇
又說公比卒前數日夢一青衣童子傳王溪東館主
人疎既抵其處宮觀甚麗止公俟門屏間少頃出報
曰公旬日後當主是館吁亦異哉又觀馬雲卿所畫
人樣吳粧五星迺高筆也其金水二女形皆散髮金
主綫故杖劍水持筆者或謂水官主錄過木捧蟠桃

火四臂上擊鬣輪散火下採弧矢當前一大星旁射
土則扶虬杖而已

六帖說

白樂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率門載唐制曰開元
中舉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
惟開一行裁紙為帖九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
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此六帖之名所沒起也六
帖云者取中貼之數以名其書期於必遂中選也

金制

金人立國作制頗詳雖服御飲膳皆有法以維之然
化敝則奢麗奢則矯矯則弱弱則萎爾而不振恐亦
取亡國之一端也今日因餽粥糝不可對齒偶思穆

若卷如之事為感而筆之

冠冕始制

或者以金人盤領上服與西域素積尖冒皆出本俗
余以謂盤領漢之曲領尖冒古弁之制也今晨讀戴
禮冠義得鄭氏冠禮起早晚之說稱周公對成王云
古人冒覆而句領謂三皇時以冒覆頭句領繞頸皆
以羽皮為之至黃帝則有冕弁又云帝造火食旃冕
而用布帛代其羽皮乃知二物皆三皇已來之遺物
也又如山東民家至今以長幅皂繒蒙纏首髻西
域人用綵絛纏繞其首及食齒人冠絳纒以冒頂鬢
者其本於此歟嗚呼禮失於中而求之野富哉言
乎

裴中立不引韓愈共事

昔裴晉公授鉞平淮碎韓愈為司馬自以度為已知然終不引愈共天下事至作田橫墓文微露其憤時貞元十一載韋始踰壯矣予嘗思而不得其所以今乃悟此何異魏公之抑蘇軾也大抵才盛學博之士加以年少未免有軒昂莫降之志卒之臨大事成大業有不當如是者乃知干公厚而惜之非畏而忌之也欲使澄治客氣明夫大學之道懿蓄其文德以就夫晚成之器耳嗚呼君子愛人以德復有重於此者乎戊子歲冬十一月朔晨起偶書

賤生於無用說

萬物盈於兩間未有一物而不為世用者況人乎人

之為物得氣之全而靈之最者也苟自棄自暴不為世之所用非惟返不及物而賤之所由生也彼牛溲馬勃敗鼓之皮物類之極賤者也然一旦與用適宜顧惟毫末可以愈奇疾應時需即与玉札丹砂赤箭青芝並芳而同貴貴生於有所用故也彼衣敝緼袍並夫華簪盛服之士貴賤固有間矣其所以秉有靈爨物備於我者則不殊也故為士者烏可惡其居貧慶賤戚戚然世之不我用也要當明德志學思求其致用之方可也世之所謂學者多矣有為之學有無用之學窮經洞理粹我言議俾明夫大學之道者此有用之學也如分章摘句泥遠古而不通今攻治異端昧天理而畔於道是皆無益之學也士乎立乎

於焉而不擇其有用而致力乎無用及其志尚年邁
悲嘆窮廬元其世之不我用跡感矣衍賤生無用說

廷芝評郝奉使文

李庭芝見郝奉使文字謂陳月觀曰陵川固才高學
博但出韓文未甚熟耳余嘗度之韓文在所重者其
要非一今李之於郝所以云云者正以韓豐而不踰
一辭約而不失一字郝之返是者極多不然是擇焉
不精明理未至雜以非聖之言故也

崔公厲鬼事跡

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御史中丞領侍儀司崔公遺
言曰人秉四大假合而為生踐履五常而為用有偏
於學佛者溺於儒書各執其一偏所以學者兩不得

其全雖聖人性命之學備載方冊而學者多以尋行
數黑為務及其遇一事決一疑皆不能自省愚於七
月上旬腦後病瘡初不以為意會

車駕幸大都跋涉從行瘡益舉發廿三日問醫者麻
監丞曰此為腦疽其源發自五臟急之不可緩之不
可當以漸治自是日詣麻行館求治後至白海
而瘡勢益大形疲力瘁心神不寧以此自思蓋無他
故病之所作也然所恨者昼無良醫行不能扈從一
日近侍官伯勝等以愚病聞奉

旨留麻監極白海治之拜

命日報汗浹背伏思平昔畧無報

國殊勲致感今日

聖恩如此由是覺瘡疾頗回然於夢寐間每為厲鬼所
憑竊謂生死是苦樂我心既定何從不可八月二日
從其醫針者覺心舒意暢神志帖然視天地之氣
月白風清霜露溶溶萬物各得其所而吾之清氣其
靜者混然同於表裏方就寢而厲鬼又見於夢且曰
在間多少難了難行之事相惱百端向之治功皆不
復見而疼痛比前尤加夢中恍惚而覺坐而思之非
厲也以我所見不定得乘其便耳若吾身獲安即与
天地萬物混融同一和氣彼厲鬼安能免我哉且天
下之事不可不辨於早人之生死不可不識於先我
既能悟此白日黑夜自有定數彼厲鬼何預因記其
夢以矣知者詳焉時大德二年八月五日也

卷終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五

說

遷固紀傳不同說

余讀宋儒論項羽紀傳不同說以謂遷之意秦有天
下五載而後楚楚五載而後漢方秦已亡漢未立天
下莫有彼屬不可一日無君况封建王侯政由羽出
舍羽孰主其作紀所以繫天下五載之權也立之傳
班固意不過羽不可以抗漢因斷之曰皆非也正以
二史之體不得不然爾在遷不得不紀在固不得不
傳設使固取遷而紀是天有二日民有二王也其書
將載之漢代之首乎次於高紀之下乎其為稱號曰
楚史乎曰漢史乎若以封建繇項氏出五年而後漢

天下不可無君乃厲之羽曾不察首入函谷者高祖
之義師也授降軹道者秦民之真主也天命人心之
屬漢明兆於秦十月五星聚東井之時也胡不考虞
芮之質厥成西伯受命之基也當陽之不馳去昭烈
得統之年也若籍者正炎漢之一驅除耳矧才封
已叛旋取復失安得為一日繼統之主哉若又曰固
之意羽不可以抗漢故傳而遷漢太史也獨可紀羽
而肩漢乎余故曰子長之所以紀筆削歷代之史也
其意蓋以歷年相承不可中闕猶存夫以月繫時之
法也孟堅之所以傳先漢一代之史也余故曰二體
有不得不然者矣若宋儒之論恐求之太過耳

讀史

余讀留侯傳云沛公入關見秦宮室之盛帷帳狗馬
之富重寶婦女之美欲留屈之樊噲進諫子房固知
其不聽此正教之使先耳蓋良以沛公有為而多慾
者也至此天理昧而人慾肆矣非驟能一言回也若
已諫不入則莫之繼也故先之以樊卿使抑遏橫流
少殺其方張之勢繼以苦口逆耳之言警懼啓沃使
默識其神器所在何眷眷於此耳高帝能無從乎此
乃晉隨會諫靈公三進及雷然後以趙宣子繼之之
義也不然噲沛之屠狗者也安知夫漢之為漢張本
於此亟當力諫以成高帝之業哉

對張中丞說

或者以張巡守睢陽之事為非曰舌之人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况食邑人以為守乎余以謂不然昔李翰表公握節死事與夫造唐之功嬰城之志亦云詳矣然尚有所未厭者翰特以功利為言未極夫臣子當然之理行而宜之之義也昔伊川有以武侯所喪弘多亦以不義不辜為疑者先生曰若殺不辜以利一已則不可奉天之命討天下之賊殺戮雖多理固無害且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夫子豈得爾時保不殺一人耶蓋誅弑逆賊有不得顧焉者余亦曰此中丞之素心也公以一郡守之力橫制百萬日激之寇公豈不審夫彊弱存亡之勢哉正以鎮存亡効死不去當然之理也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無江淮則唐之為唐未可知也由是而觀

公之心利一已耶為天下耻夫武侯控全蜀之力燃未灰之燼陳恒以穿窬之盜竊一隅之齊耳彼祿賊者豨突之頃九縣馳三精霧塞百姓以之塗炭大駕為之蒙塵其弃城圖存望風崩赴者又何啻北四郡哉俾唐祚中微禍乱接踵卒至於亡安史階之而已是迺周公所必膺武侯不兩立者也論者不處公以大誼抵擿以揀不至而食盡食盡而及人為非不知李司徒郭中令河朔之舉安陽之役屢戰屢北紛紛藉藉草野被血者幾千万人能必其事合誼人得罪於唐室者乎若又由上以政荒失國乃殘民以復民何罪焉是則李郭亦不義之舉耳傳不云乎臣民於君猶子弟之於父兄也君父有難臣子奔救

餘有不暇顧者若大義既正安得徇夫區區之小節哉不然則石碣不得為臣之純而王度乃賊恩之大者也

讀張籍書

予讀籍遺文公書大率稱公材識明睿當任著書事又曰不以此時著書待五六十後而有所為或不可及曷可追乎然公之志豈忘夫著述哉原道不曰斯道也堯舜禹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曰小醇而大疵意二子者雖云升堂終未窺其竅奧也豈公之心繼孟而下任夫道統者邪何藉之識必待公屢書而後悟哉而伊川亦

云公之見道固因文而發耳嗚呼公五十七而歿若假以數年其見於後世者為如何哉夫五百歲而後命世者出造物者固云靳矣而奪之遽何邪予不得而知也彼藉之感感而恐公不及者竟如所言非有見於公也特以陽一陰二之理而言耳道之難明也如此噫

犬相乳說

轉運楊公家有犬生子而斃求哺無所獲嗚嗚嗚殊可憐有斃犬之母性甚悍既老乳久絕走而顧瞭彷徨躑躅耶其棲附而乳之既乳而乳真有遂盡法所棄子噫犬之畜也非有慈祥不忍之性特感於畜者如此然老而復乳此亦異之大者揚公比燕人世為

鉅族盛年以勇毅從事兵間其活人球物釋難解紛
功亦多矣雖揚歷州郡為顯宦其友愛之情日篤一
日事姊如事親敬兄如敬長以致弟念天顯兄鞠子
哀一門之內兄弟弟怡然而理順曖然而氣和若
棣華之相承手足之互為用耳何其偉哉傳曰國之
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蓋一家之隆替繫一身所行如
何爾其善惡感召殆影響之應形聲也昔北平王道
行於家有猫相乳之兆董召南孝且慈有雉哺其犬
之祥今楊氏大感於所畜極不忍弃其後之意者表
公樂於為善之心油然而生乎其中也其乳絕復生意
者見公福祿將老而未艾也已棄之物遂獲生全意
者勉公故舊之恩所當復也世之人以犬之悲嗥為

不祥非犬也歿自人召也是犬也持性於不忍為姑
乳之亦非犬致然也福開有先也夫富貴福祿人之
所大欲也故韓子有云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
得之於功或失之於行得之於身或失之於子孫
今吉祥止於楊氏者如此其厚而陰有所積也必矣
宜乎有犬相乳之報去嗚呼楊氏其善持之既談其
事懇予以叙故書

礫犬者說

王子遊於市見群犬逐一叟號呶而不去詢其故曰
屠犬者也於是乎有感夫人之為不善禍從而穢之
亦何以異於是歟且犬之吠逐非有見於物也特為
氣所感而已至若雷霆之威人有叛父母褻神明者

或下擊而斃之豈造物者區區環域中特索夫若人而蔽之邪故先儒有言迅雷者天地之怒氣無良之人其凶戾而天地之氣自相感激遂震以死此略無疑者彼大之見逐雖小大不殊理固然也從是而觀人之方寸胡可萌一毫不善之念哉微則至於物怒而見搏大則至於天威下罰故橫浦云一念善則祥風和氣在於是一念惡則妖星癘鬼亦在於是可不敬畏之哉是知天氣下感於人人氣上通於天者大昭昭矣因筆此有以明夫感應正理不眩惑於鬼神怪誕之說云

鈍說

夫器之為制小大輕重適厥用而已然以銛銳拙鈍

用之多寡故有敗之壽夭之異焉趙君仲器博物多藝能喜筮而絕市道觀化而樂誘人古所謂不居朝廷而隱鑿卜之中者之流也一日愕然以所感告子曰適過梓人氏願龍削之器縱橫前陳例乏完好因詰之曰操幾何而致然爾豈材真劣弱鍛礪弗精而然邪匠者曰不然彼斧斤刀鋸之屬銛乎其銳者也持以朝夕從事乎削鋸礪刮或半歲一易或旬月一易遠者不逾暮年比更新而無子遺矣因指其輻輪之錘曰是置於吾祖用於吾父今傳於予惟其確然撲鈍用寡而無所損益故能壽於彼而若是其久也僕因曰豈獨物乎人則亦然進銳者退必速任重者道能遠是輕銳者不若堅鈍之為愈也夫木訥之

仁撲魯之忠外視之若癡絕而緩於事及其臨大節
處大政守固密而罔疏挺剛健而不奪亦何異茲鍾
之鞅園輪納疊拱制蟠根隱錯節支離者周比而無
間倔彊者妥怙而端平由是而觀可謂宣力弘多收
功攸厚者哉彼世之人祗知利之為利曾不悟鈍之
為利廣且博而壽且久矣子聞其說而躓之吾將藏
吾器養吾鈍斂吾圭角息吾氣機引重致遠俟時而
動以利天下可乎趙君曰嘻子其得用而不括出而
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之道也於是平書至元壬申二
月九日題

服色考

陳節齋祐以宣聖像設既素而繪仍以服色為言曰

冠服之制所從來尚矣然自三代之世變易去取其
義有不同者某雖不敏試請而詳之夫冕平而旒箕
衡而紘上衣而下裳垂紳而履舄繫而帶珮而綴此
三代王者不易之制也今宣聖其紘其帶其純其烏
皆丹乎質唯服之色尚玄何也考漢晉志書天子以
衲玄皂繒為大祀之袍服於孔子服色非可據而明
也謹按大戴禮云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逮平
夏后氏王以水德色尚黑易而玄端玄裳故收而祭
燕衣而養老又諸侯以天子燕衣為視朝之正服有
殷氏以金符德色尚白易而練衣縞裳故哱而祭縞
衣而養老及周有天下以烏火王色尚赤宜乎以赤
為養迺曰冕而祭玄衣而養老何居鄭玄云周則兼

二代而用之也若夫四代之禮養國老於膠序蓋天子師而學之也唐孝明皇帝尊師重道爵孔子以王列弟子為素臣至於冕服之制亞次之秩廟宮之法饗獻之禮講明論議亦云極矣今之制寔開元儀也其義正襲鄭氏之說耳故冕服尚玄用夏禮也未芾斯皇示周制也錦紳素質兼祖法也彼領袂緣飾又復純赤何也詩素衣朱襮者是也襮為領諸侯之服也據爾雅黼領為襮黼繡為領舟朱則其緣也又范曄云天子祀天地宗廟釋奠先聖皆服衾玄緣領以絳漢明帝以紗為中單或者疑此乃中衣表而出之非緣也予以襲紅紫為非後之賢者加諸乎夏后氏云其色赤則示赤心奉神明而已茲槩祭服而言也

在吾夫子則不然特又明夫周所尚之之義也蓋孔子帝者之師禮王者之後以天子燕衣為之御周大夫士私朝朝玄端夕深衣孔子以時則周人也以臣則魯司寇也以後則商之孫子也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法則禮樂刑政而後王報功報德有罔極焉者曰公甲侯曰師曰玉曰帝可也宜乎用三代服色而兼備於一躬也尤昭昭矣又有曰方而心者當乎膺曲而領者施於朱襮之上何也此蓋漢猶有被之者故朱勃衣方領能矩步乃學者之服也其象則圓上而方下蓋取諸乾坤迨晉隋唐以來天子有事平郊祀冠通天冠束白假帶方心曲領猶存乎前代之制耳其十哲服色大同而章有降殺之異下至

七十二子佩服皆青士子父母具純衣以青體少陽而致敬也其帶則縞有受道之質也夫諸子乃以士從父師而學者也詩不云乎青青子衿殆學者之常服云

鸞刀說

余往歲客汴梁陳君達夫出示玉刀長二尺許鋒首斜削廣餘五寸玉水蒼色極光潤扣之聲清越以長其拊容握末有環背通刻祝教狀端有竅圓徹陳曰亂後入太常官舍得之不審何物於何所用予曰此省牲之鸞刀也其端之環竅蓋用繫鸞末所施環即着和耳傳曰鋒有鸞環有和是也禮云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端有鈐取其奏刀中郎聲和而後

斷環有和取其斷非和則劇和非斷則牽天以秋肅物和之以允聖人以義制物而和之以仁鸞刀以和濟割此其義也詩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又曰鸞刀以割何休亦曰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然孔氏有古刀今刀之異古刀遲緩難用宗廟用古刀者修古故也由是而觀今刀古刀其實皆以金為之此玉也其何能割切哉豈漢唐而下三代之禮實亡名存者非一刻玉為刀郊祀之際執以示古儀乎至於去質從華亦由近代用金玉為匱爵代越席以臯比也恐未盡惟彥伯太博詳覽

涿州移置攷

至元八年秋九月予以省觀來涿因拜謁孔子清廟

遂讀唐貞元中使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彭城劉公
建孔廟碑乃知州治本幽州盧龍軍屬邑范陽縣也
至代宗大曆初詔始分范陽歸義固安三縣為涿州
治范陽涿郡即涿郡故地為名按輿地廣記漢初高
祖始立涿郡魏文帝改范陽郡其地左碣石右督亢
南控鄭城百里而遙北連幽薊百里而近唐已來中
間控制蕃戎部落甚衆又河流縈帶前後有林麓陂
池之利周廣磅礴為雄藩及辨讀遼統和北八年
州刺史唐陵高公移廟碑陰記云舊廟本在南城東
北隅是年刺史高公移置南城東南隅康莊之左因
復悟今州城南北若連環然意者置州時展築南城
而廣大之今市中隔門本故縣城南門也觀此前後

證據甚明無可疑者噫予往來幽涿間蓋十年于茲
嘗以隔門之制為惑詢訪土俗莫詳其故且方物之
辨一事弗知君子耻諸不圖聞一得二使數年之疑
一旦渙然冰釋亦可喜也特表而出之敢貽涿之好
事君子以俟更攷去

締觀說

吾鄉黃冠師房公體鳩尾兒古而心通讀儒書營
治嘗作吳殿於棟華菴故址締構日予與亡友季武
子文往觀見工人數十附立搵顛方納拱駕梁為事
其杓鑿縫縮有略不相認者衆工爭左右睨材分繩
墨曰不少繆即緹驅鎚按呼號半空彊以力相下良
又終無奈木何一工者舉手招衆曰聽無譁衆瞪目

東北嚮率弭耳受喉予二人從所向顧之見一老道士偃樓擁敗絮曝日坐短垣下俛其首捫虱略不一仰睇第抗聲騰言以手畫空而已云東西行若干寸南北起若干尺此蹇傲者彼之所枝撐也彼拗揆者此之所走側也上工即如教效衆材軋然作聲若相尋而契果安貼停穩不踰若所料予問道士於房曰此始謀畫宮於堵斷手載名其上者也予因有感於中迺知天下之事有大有小人之材有能有不能俾細大不捐區處適當此宰相之職也君人者何憂乎不治苟明大者反知其小任小者反負其大是上下錯繆冠履倒置欲求功成理定難矣哉持衡者曾梓人體要者之不若也師啞然曰筆之可也於是乎作

縉觀說

屏雜說

嗚呼雜之爲學其害道也甚矣魏藻雜醴齊爲弗醇厚飪雜鼎羹爲之變味宮商雜音奏爲之滯滯君子之所不取而不由也况學乎學而雜心則交錯而式其行言則叢雜而昧于理動則拂亂而失其宜至于文章翰墨一操于雜偏駁不振尚何理之能著家之可名乎謂爲道尤判然離而曠且遠矣故傳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然博我以文多學而識之又曰君子耻一事之不知能無雜乎蓋聖賢爲學必務其大者而使小者從焉其所以務之爲者明理致知收放心格庶物而已四者既主存于中雖諸子之說百家之

言曰至于前猶衆川之流朝宗而東常我之主孰能
雄而長之撓而濁之者哉况約之以禮詳之以說爲
之澄滓于其後者非一如是則何患乎問之該洽學
之博雜者哉戊子夏六月庚伏有七日發箴曝書得
雜文百餘帙眠而視之皆予穉歲所閱習多曲學小
道廢日力不少不覺喟然曰兩漢而下學無師傳安
宅曠而弗居正岐舍而弗由者其我之謂乎使吾老
而困困而無所成者職此之由務于初而害其大之
爲也於是命兒子輩屏而絕之板爲三夾東置高閣
且誓之曰今而后非有命不得發而妄閱以蠱惑其
心目大抵中人以下之性所偏者多同而特達者或
鮮吾今是舉正以已之所偏且正汝之或失也是吾

不忍以悞我于前者而又悞汝等于其后也天其或
者果汝之賢而有全經全史在焉泝流探源採剝其
華實咀嚼其膏味少有所得之以修身齊家推而及
于物將見終身有用而不克盡者尚何以他爲哉小
子其服之無斃作屏雜說

荅客問

至元丑一年春正月予有中省郎曹之命
既而以事不果行或傳予抵燕視其有不
可而歸者嗚呼誠身之未篤不爲所信也
如此作荅問以自見其辭曰

客有過秋澗而問者曰予不旬時而被旌招者三將
謂趣裝有期反柅其輪而脫其鞿者何也方今

王者無外四海一家渴於得賢以光國華有片善者無不錄效卜長者靡不嘉故有立談而致卿相略而不及其佗士或韋布進無資涯名不登於仕版何得挂銓曹之齒牙子今幸蒙見招未為不遇官列郎曹名都省署切近論思周旋宰輔設或有為澤及黔庶曾若無聞又復何顧豈子志願未充班資尚卑重有所覲其行遲遲子仰而歎悅而思人各有宜孰不自知越分而行有乖無隨子方以再命而偃儻尚敢以銳進而為期也客曰豈子欲信猶屈道行未隆甘於沉蟠以固其窮然聞

聖哲席有不腴授溺拯焚予曰世之康濟固自我化道之隆污蓋有不為命者然墨突不黔其炊烟孔轍幾環於天下雖遑遑於救世亦觀時而取捨予且何人敢妄為之駕也客復曰子豈年近耳順歲月向邁心智雖強膂力弗逮曰若不肖齒髮雖微未為衰暮顧嘗攬轡外臺城冠憲府從事有年艾服頽素其責固重即其心則安道可行雖一日不去故黽勉盡瘁不遑寧處通其考則為四百某月則去丑予亦知力之有所不及蓋嘗以明時可惜憶功業之不顯着也客曰伊懷既然子何見其一而二之不覲投會是機進退餘裕付其不可即以佗務尚不失邯鄲之故步不猶愈於刻舟求劍守株而待其兔耶乃若而然客轉談之悞也今有司以是召我其行或否理之所當喻也若顧量可否以改圖為舉是先以不誠自將上欺

君父以幸為利取便已故是又義之不敢與也客曰然則子之志嚮果云何而可哉傳不云乎士有二道出處為大進退無常惟義所在又曰可以可速其行其止蓋平日所素學不容以彼而易此今吾子堅欲推挽扶之使前是茫茫徑涉趣入於無涯之淵設若有為徒勞勉勵至於出處之道論之誠君子之不然此吾之所以不果執宣父之鞭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而寧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其咎即徵果其可之與會客何勞於勸懲吾年雖老目顧嬰繚尚或堪於一行客唯而退於是筆之以自銘

謗解

予作謗解夢人以壞木寓蠹見示意者謗由我興非

外至也然謗之惑人深矣公孰與制私無以勝其說至肆行而不少憚以陰擠而為陽助被之者鮮克自免欲弭之而無術也嗚呼世教下衰友道日壞私好惡者愛之者欲其生僧之者即其斃口溢金蘭心包鬼域謹其蔽已射其形墮為防已螫其毒矣輕則嚼沓背憎浸潤庸受妄生事端橫造異議忘我大德利彼小私傾良惠茲傷公善義認為儉人坐擅形勢苟濺之為量者不自返而縮徒恚夫此胡為而致焉思其稍達藉勢投畀使恩讎兩明以泄其忿憶恐非君子以直而報之義也夫聖人所以列朋友於天倫者示其當重而親匪大故則不容棄也又讀小雅何人斯篇彼暴之譖蘇公也至獲戾失職亦云極矣略不

見聲色於辭氣何三代教化和平忠厚成士德也如是至好歌忠告反以不忍處絕為言其亦審夫天倫為重狂為小人之為也靜言思之大有契予心者予雖愚而懦受人侮者不少然天之所畀於我者但薄矣矧諺曰禦寒必須重裘弭謗莫若自修大率常情之所未免者其疾有十處已之不恭也御物之不誠也嫌與疑不擇也毀與譽肆行也或以已長格物或以剽義沽名或出戲言犯衆或恃口給陵人責人太重而以驕吝自矜審先去此十病無瑕可摘謗奚自而生哉而復守之以敬慎將之以忠厚以蘇公之心為恕以中庸之教自處其或有作於上力易斯弊上以格檢人之非心下以珍諶口之閑極建中子民

歸之以厚俾欲校欲報者亦不得賊其衷而發之如此我之所謂疾者而或有瘳彼之所謂謗者亦庶幾其少熄矣作諗解

對魯公問後柳云思保歲寒之節徇國家之難尔

顏魯公唐一代鉅臣論者當明其心求其迹則非也公始終王室死而後已蓋素所蘊也不幸值唐中衰以孤忠大節立于傾朝死覲一言有補於國至於老不退休大率朋友之交遭罹患難尚有相死不輕去之義况君臣乎及盧杞當國見其嫉賢乱政公復以正言折之既憎公直重忤杞意至臻碎為謝終不少解已而有宣慰之命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而興慨也于時公豈不知一入賊庭橫噬虎口意者比之使

把姦計媒孽其罪啣冤入地雷而不可明是不若履忠蹈義明死於使華之命尚或摧沮逆謀以激忠義之士而愧夫天下後世亂臣賊子之心是乃不以李鄭勸而不行為得而以死於義命為安也要令千百世後義烈言言如嚴霜畏日有不可尚已者此公之心也嘗以忠義者國家之元氣世當顧護靳惜使信其已往不泯之志勵夫將來至薄之俗而為天下之大閑如公者誠不可例與具臣者論其進退之跡也若專以老不致事為嫌是又失見危授命之義也况唐人之於致政初無定躰至元戊子秋八月廿日晨起偶記往年對翰長之問特為筆此且發所潛之幽光云

儉訓

人之生於天壤間分所當得者陰有曰料浩公羽謂一飯先書籍者是也未老前固不應空乏凍餒而死如其暴殄過度以旬時之用為一朝之費促之而不給者信有之矣故諺云茲焉不足往則太過此言雖微可為永喻昔李文饒相而後當餼羊十萬數未充而被斥蓋已用者過侈故也此非明驗可不鑒哉今余一家二百指日所費以酌中計之且約五母貝文是須千八百餘緡可支一歲其於慶吊賓客差徭之數又不在內顧余生事四民之業一無所營而終歲所耗如此造物者斡旋供億亦已勞矣吾何德以堪之復歆終日均玉均王然致室之完美此心斷不可萌至量其

所入度其所出如且休接關之說此念不可疏也予今年六十有二向之所謂心焉而志學焉而力者日趨於衰微安坐待哺外餘無能為祇有以勤儉律彼使猥承家事而已傳曰家當克儉焉邦當克廉焉又曰生則在勤勤則不匱儉為德恭侈惡之大也此雖聖賢垂教格言不可斯須離逝然孰不念而知之但齒年未至不經其事之艱難者鮮不忽而畧之是自遠其恭德昧夫寧固之理可乎逮其已困歎彼之豐傷已之窘君方思節約以補其不足不亦晚乎汝等其勗哉毋替作儉說

遺山先生口誨

遺山先生向與頤齋張公

諱德輝字耀鄉終河東宣撫使

自汴北歸

時史相請為過衛先君命錄近作一卷三十餘首

昔吉禿滿作碑為贊拜二公於賓館同志雷膺在焉先生略扣所學

喜見顏間酒數行令張燈西夾曰吾有以示之先生

憑几東嚮坐予二人前侍披所獻狂斐且讀且竄即

其後筆以數語攔其非是且見循誘善意而於體要

工拙音韻垂叶尤切致嫌每篇終不肖跟授教再拜

起立夜向深先生雖被酒神益爽氣益溫言益厲覺

泉蒙茆塞灑灑然頓釋如醉者之於醒萎者之於起

也說既竟先生復昌言曰千金之貴莫逾於卿相卿

相者一時之權文章千古事業如日星昭回經緯天

度不可少易顧此握管銛鋒雖微其重也可使纖埃

如此者况老成漸遠斯文將在後妹等其勗哉毋替
坐客四悚有惘然自失不覺嘆而發愧者既而鼓動
客去先生覆衾卧予二人亦垂頭倚壁熟睡及覺日
上先生與客已觴詠久矣於是肱篋取一編書皆金
石雜著授予曰可疾讀吾聽恹其音節句讀不忒顧
先君字而謂之曰孺子誠可教矣老夫平昔問學頗
得一二歲累月積針線稍多但見其可者欲付之耳
可令吾姪從予借往將一示而畀之庶文獻之傳
罔墮越于下先君起拜謝不敏曰先生惠顧若耳何
幸之如王氏且有人矣敢不唯命期以明年春當見
先生於西山時歲甲寅春二月也後三十五年戊子
冬十二月臘節前三日小子再拜追述

政問

至元九年春予以御史滿秩除平陽路判官過辭諸
公以臨民處已之教為請右丞相史公曰汝讀書年
長又在朝行今官外郡寅奉之心當常若在朝野時
至於事機變轉不可預料臨時制宜可也翰林學士
鹿庵先生曰長次不睦及首造虛聲今天下之通患
推讓有終為上詩云靖恭尔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
介尔多福况人事平餘何言祭酒許魯齋曰臨政譬
之二人對弈機有淺深不可心必於勝因其勢而順
導之同僚間勿以氣類匪同而有彼此或有扞格當
以至誠感發無所爭矣其後摠管萬奴來尹亦請訓
於開府史公曰今判官王某性純直頗諳事儻有所

疑當與可否至於左丞姚公吏部尚書高公韓飛鳴每
以事使晉府者必有言頓慰至秩竟僚屬友愛以理
而去時十有三年春三月也不肖今年六十有二老
不能用追思往事如此等格言有不可遺逸者因特
書云且寓夫強仕之不可復也是歲戊子秋七月丙
戌初二日也

醫說贈胡君器之

醫者精微之術也又曰醫者意也得於中而可以應
諸外通平微而後可以達其變此必然理也予素有
中脘疾二十年間九三舉發初得於燕也醫表以玄
胡劑療之法既緩再宿而疾乃已在趙藥以神室名
者攻其中堅暝眩搜索上痛方厲而下動大作猶一

敵未退而復生一敵物雖去而泄不止予頽然而卧
力不勝而氣已憊矣間日而氣始平其作於邢也陳
氏亦以類趙劑者投之而為苦與先尤加劇焉今者
蹶動感似輕而痛則一上闕於中州旁刺於兩脅後
延於膺竇撞膈衝拉頭岑岑而氣翕翕求少寐以休
吾煩且不得也胡君器之亦探藥之粒如者曰朱砂
圓下之予顧其劑微於先疑為力更峻器之曰無慮
為第下嚙覺腸間少鳴而微刺則痛隨止矣已而果
然繼以厚朴湯調之忽醒然而寐如釋重負而濯清
風也師寤日高三丈許予體中已平曾泄之不復作
而氣之不少憊也器之天資高業顯而學博識明而
善斷出新意而不泥古知其常而通其變嘗曰人具

五行稟之者不一天有六氣感之者無常病雖名同而證實有異者苟以一槩治之吾未見其能也故證之壞者往往濟而獲安昔霍嫫姚行師少衄多勝正以不至泥古兵法顧所遇吾應之者為如何且予於器之亦然作醫說以貽之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五

